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集解卷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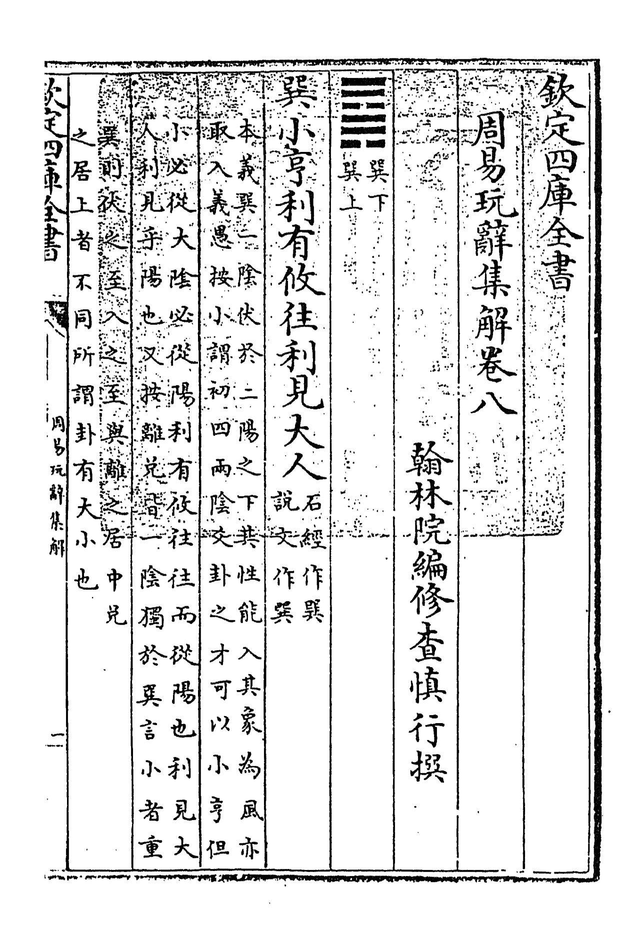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卯桂山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周易玩辭集解卷八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石經作巽說文作巽

本義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其象為風亦取入義愚按小謂初四兩陰交卦之才可以小亨但小必從大陰必從陽利有攸往往而從陽也利見大人利見乎陽也又按離兑皆一陰獨於巽言小者重巽則從之至入之至與離之居中兑之居上者不同所謂卦有大小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注疏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乎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愚按申字從重字來不是兩番降命乃丁寧反覆之義論成卦之主在初四兩陰爻彖傳却歸重在陽九二剛巽乎中者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剛巽乎中正初六柔順乎剛者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剛若不順乎中正則徧隘而為邪柔若不順乎剛則嫵媚而為諂矣大人專指九五操申命之權者也凡命令必稟承乎一尊志乃得行先儒或謂初順乎二而四順乎五分開兩截似非全卦之義愚又謂卦以五為主以二為用五施命者也二申命者也初之順二所以順五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朱皆以隨爲相繼之義愚又按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先後相隨而不相逆故其入物也深他卦大象與象傳取義不同巽則仍以申命爲義申命者曉諭於行事之先行事者踐言於申命之後命風象申命隨風象商盤周誥當事之未行先諄諄於言語之間无非欲天下曉然於上意之所在故令出而民順耳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吳幼清曰初欲進而從於陽又欲退而安於下以二之剛爲己之强如人之被甲冑戈兵似非取象之義

愚竊謂初以陰居下多疑而寡斷承二則為進象獻四則為退象說卦巽又為躁卦武人之象武人取其能斷乃初六對症之藥軍法聞鼓則進聞鉦則退此武人之貞也履三以陰居陽亦曰武人彼以志剛得凶此以志治得貞小象提出志字志者氣之帥事之樞也與象傳志行相應陰性多疑疑者事之賊也何以治之去其疑而已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黄氏日抄云程朱皆以牀為人之所安在牀下為過所安有不安之意鄒氏云牀者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已甚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无咎遠其卑下之恱不厭其忉怛之意愚又按巽為木陽奇

在上牀象陰偶在下牀足象二无應於上下與初比二據牀上初在牀下二不自用而巽於初凡事俯而聽之氣象謙冲禮文繁縟用史巫之道以相接中爻自二至四互兌有巫之象周禮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男巫掌望祀望衍女巫掌歲時祓除盖史作策以告神巫歌舞以求神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於彼於此事雖紛若而不以為煩夫子恐人以此象卑而近諂故申之曰得中二剛而能柔居卦之中處巽之最善者爻辭所以云吉无咎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三柔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三剛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愚又謂三當兩巽之交故曰頻巽與重巽不同重巽以申命三令五申即此一

命申之而已頻巽則今日一令明日又一令紛更不常使人莫知適從命且不行矣所以致吝象歸咎於志窮謂三本剛體位又剛又乘剛如何能巽志雖欲巽而窮于无所施也三曰志窮上曰上窮兩爻敵應其象畧相似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黄氏曰抄云程傳以六四乘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偏及上下也胸庵謂此說牽强且當欽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无能爲者易于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力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爲有功此說與象辭相應愚又謂悔與疑相因者也初不得位其入未深故進退而有疑四得巽之正位再入則諶審復何疑哉无疑則无悔故直曰悔亡本

義以田獲三品謂卜田之吉占愚竊按中爻互離為戈兵田之象獲者田獵獻禽也三品先儒據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愚竊按三品皆卦象中所自有本卦巽為雞一也中爻互兌為羊二也互離為雉三也四與初敵應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獵亦武事也殆因講武以申命蒐狩獲禽之功者乎

蘇紫溪曰解之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之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郝仲輿曰巽下一陰震下一陽皆成卦之主震初吉而四遂泥重巽初疑而四有功何也剛得初柔得四皆正也陽在下其出壯重出則力衰陰在下其入深再入則謀審

黃氏潛曰以言乎變則巽自遯來四得位而近君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二陽之間而上順乎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據此則六十四卦皆可以卦變言亦足破十九卦之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此剛巽乎中正之大人為重巽之主巽以行權有變更之事者也以剛居剛貞而且吉貞則內无疑心外无疑事故悔亡貞則下令如流水之源故无不利无初有終當合下先庚後庚看本義為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其說本於漢志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事前癸所以揆度於事後其說本於鄭康成先儒蔡氏鄒氏多依之愚又謂巽與蠱異者在此爻爻辭先後三日之義從蠱蠱彖得來蠱彖傳終則有始之義又從此爻出今彖而釋之文王言先甲後甲周公言先庚後庚者蠱者事之壞也以造端言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變更言故取諸庚蠱言甲十干之首故有始巽

言庚十干已過中故无初巽九五一爻變則為蠱事變終而復始蠱六五一爻變則復為巽蠱既始事巽但終之而已故有終亦取先後三日者上下重巽各以一爻當一日不但反覆申明以要其終也先庚二句乃是發明无初有終之義重巽申命惟此爻盡美盡善所以爻辭既云貞吉復云吉象辭以一吉字包舉爻辭以正中二字包舉辭中之義正中與中正同倒轉以叶韻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易纂言巽謂六四牀者五也六四在五之下巽在牀下也卑伏以從上二陽與初同過竊披上與二雖同取巽在牀下之象而一吉一凶二柔順中正卑而不踰者也上不中不正而在卦終窮上反下亦作巽伏

之象前倨後恭適自喪其利器耳雖貞亦凶況不貞乎象辭正乎凶即爻辭之貞凶也一說二在下卦曰

巽在牀下巽乎民也上在卦上亦曰巽在牀下巽乎君也巽乎民不失為仁人巽乎君則日莫途窮无謀

无斷惟事諂佞胡廣張禹之徒也所以喪其資斧資謂謀斧謂斷斷義詳旅卦注中

建安丘氏曰巽之謂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

盡巽之道惟九五位乎中正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此六爻之情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一陰居二陽之上悅之見乎外者卦辭與咸同先儒謂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悅悅則亨矣利貞者

戒辭也愚竊按利者悅之情貞者悅之理兑乃天地間之柔氣故聖人于少女之卦多以貞為戒辭

彖曰兑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先儒謂道條是釋利貞之意本義以亨貞分屬剛中柔外愚竊按兑之為悅本在三上兩爻夫子却從卦體看出剛中柔外四字發卦彖所未盡蓋悅之義偏在柔一邊悅口既在外若中外皆柔則為小人之容悅矣悅之易涉于不正者病在柔外其所以能得正者實本剛中故不曰柔外而剛中而曰剛中而柔外惟剛中乃可柔外也今二五在中則中心誠實三上在外則接物和柔具此卦德方合乎悅之正道援之

天理而順驗諸人心而安悅之中有天道焉有人道焉順天應人純是一團和氣王者之民皞皞與驩虞不同先民在上之事犯難在下之事悅之感人至於忘勞忘死豈上所能強哉民自勸也夫勸民之與民勸也相去遠矣此貞之所以利悅之所以大

愚又按二五皆剛中彼此不相應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者也三之來兌嫌於同故二之吉在信志上之引兌嫌於黨故五之厲在剝陽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愚按六子重卦大象或曰習或曰兩或曰兼或曰重於兌則曰麗離者麗也本離卦之義兌之上澤下澤有兩相附麗彼此滋益之象君子於此得朋友之道焉人生可悅之事无如取友讀書講在人而習之者

在已內外相資也坎大象曰常德行習教事此曰朋友講習一以不厭不倦為工夫一以精詳紬繹為工夫論語首篇以朋來繼時習之後皆取悅樂之義于兌卦得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愚按兌卦同有和義獨於初言者蓋六爻剛柔敵應只取相比二比三三比四五比六惟初與二以剛遇剛而无私比在悅體之下而不援上所悅得情之正發而中節者也故以和之義歸之內不違心外不忤物自然履吉行復何疑本卦于巽反對小象與巽初言疑於兌初言未疑巽初以柔居剛兌初以剛居剛也不曰无疑曰未疑者以初九所處得地未與陰比故其行未有可疑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易抄曰兌剛中而柔外无柔不成兌柔亦安可盡去要在有以孚化之西溪李氏雲峯胡氏皆以九二之孚爲孚五愚竊按二承比陰柔之六三所以不能无悔由其陽剛中實非道不悅而有感孚之誠故吉而悔亡二之孚似當指三小象於初曰行未疑于二曰信志而爻互看爲初易爲二難初去三尚遠不特志可信行亦不涉於可疑二與三最近行則未免致疑惟志則可以自信故同爲吉占較初多悔亡二字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當字去聲

程朱皆以來兌爲下行就二以求悅愚又謂當兼指初二兩爻內卦之柔外者三也與上无應反而就同體之二陽來兌之象春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傳謂佞人來矣來兌之謂也初剛正二剛中豈以小人之來爲悅者哉象歸之位不當言其和不能如初孚不能如二也全卦六爻不中不正无若三者所以凶一

説兌本乾體坤自外來居三而為兌乾惕之心忽變而為兌悅亦來兌之象此因彖傳有外字爻辭有來字作卦變看故云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陽剛而處非正來矣鮮曰四上承九五公也理也下比六三私也情也此其所以商度未安商者四介者九愚按中爻互巽進退不果商之象四居兩兌之交天人理欲之際也故云介疾指六三悅我之人也四爻剛而位柔比三則為男女相悅承五則為君臣相悅二者相持故商度而未定夫三之媚我以私者必將中我以疾左傳所謂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四能割情以理自守介然疾疾何由而生喜其舍三而就五君臣一德為社稷蒼生之福也小象釋喜為慶以見四之有

喜非一已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理楊誠齋云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當字平聲

易簡錄曰剝以五陰一陽而兌之一陰亦謂之剝者五為陽剛之主君心一格則衆正始敗也愚又按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言剝兌為正秋之卦九五乃深秋之際萬物剝落時也有柔剝剛之象剝指上爻陰柔不正志在剝陽五為陽剛中正之主才足勝小人之柔自以為事權在我彼何能為而不覺其孚于剝矣由五所居之位適與上比也大抵小人柔媚而近君則其言易入其情易孚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陸贄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正合此爻爻以有厲徵之象言位正當與履九五同彼則有夬

之厲此則有剝之厲易為君子誡因小人悅體易孚故設危厲之戒不然九五陽剛中正安得有厲乎一說孚于剝與解九五有孚于小人同孚者小人信而服之也九五嚴毅之性絶不以悅人為念表裡洞然雖小人亦心悅誠服惕然知懼故曰有厲亦是一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傳上六居悅之極又引而長之本義謂引下二陽相與為悅丘行可曰三以柔居剛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静而誘陽之悅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張待軒曰引兌之機深有不露聲色坐收人望之象爻辭不言吉凶象傳申言未光直刺其中扃矣柔卦以剛為主故六爻之吉凶以剛中柔外為定柔愚又謂柔道以牽為引萃上卦亦悅體萃二曰引吉兌上曰

引兌彼引同類以進故吉此引二陽以悅引之將以剥之未光者所悅必闇昧迷惑之事故五有孚剥之厲上之凶不必言矣

一說兌之卦惟三上為陰三曰來兌來就于上也上曰引兌下引乎三也乃小人比周之象謂來就二陽引下二陽者非也又是一解

象數論曰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總六爻觀之皆有秋象下二爻火流暑退溫風肅和孚乳未散七月之象中二爻涼風徐來商聲應律陰陽分界八月之象上二爻寒氣總至陰將剥陽陽當引避直是九月之象矣從此至戰乎乾勞乎坎不過極其兌之用而萬物以成皆悅以勸之也

困學記曰秋氣肅殺草枯木落而萬物悅之何也天之于物聖人之于人欲其長養成就非嚴凝堅實之

氣不能使物各得其所故萬物之悅在秋而不在春固知沾沾之愛煦煦之恩非聖人所以治天下也

愚又按諸爻皆取一字為義辭亦簡嚴與他卦異蓋兌為口舌聖人不欲繁稱文辭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音格

本義以渙為離披解散之象為占者之深戒楊誠齋曰濟難者才也散難者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散而不復聚所以亨季彭山曰渙者仁恩洋溢如冰融釋而水充滿也非以離散言張待軒曰坎為正北方之水嚴冬寒冱凝冰深厚之時巽居東南溫和解凍之風老子云渙兮若春冰之釋以此言渙庶幾得之愚又按本卦與節反對渙離而節止離乃流之義本卦巽上坎

下水凝結則冰合遇風則冰釋而水流何處不通故亨王指九五中爻互艮為門闕廟之象假至也三四五互艮為宗廟九五當互艮之上象王者祭祀而至廟中也巽為木水上有木舟楫也涉川象坎在内卦者凡七惟于渙言利涉大川好處全在外卦第四爻乃成卦之主卦之所由取名似不得說壞渙義有德以散坎體之險有才以成利涉之功成功者四也而受其成者則五也故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卦體四五兩爻得正位所以利貞本義先將卦名說壞故以利貞為戒辭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愚按本卦剛柔來往不在反對與噬嗑賁同以卦變言乃自否來二四互易而成渙九自外卦之四來居

内卦之二故曰剛來二陷于重陰四以風散之而出險故曰不窮柔自内卦之二往居外卦之四四乃巽之正位故曰柔得位乎外四得陰柔之正位五得陽剛之正位故曰上同程傳謂渙自九來居二六上居四只少得否卦字樣耳其義固在吳草廬云否之三陽聚處于上四之一陽降而居二乃成坎即其義也凡三陰之卦皆自否來即朱子卦變圖之説也不知于此卦何以自變其説謂渙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則是以漸内卦艮體之二三爻彼此互易矣三在内卦似不可謂之外既云六往居三復云得九之位三以柔居剛似不可謂得位只因三四兩爻皆陰要取合上同二字之文而于柔得位乎外五字遂欠分明且六四之柔必有所自來何竟置而不釋所以胡雲峯云渙之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于五也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為變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按假廟涉川俱以象言王乃在中者如在廟中洞洞屬屬聚精會神此恭己无爲之象乘木有功者如木爲舟楫而人乘之五用四以有功此得賢圖治之象又按象傳求周易舉正有利貞二字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朱與三曰風无形也水上有風則爲淪爲漪鬼神亦无形也郊廟有禮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无形而无不形者風之象享帝立廟之義也胡雲峯曰享帝與天神接立廟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錢國瑞曰上帝生物散而爲萬久則愈散不測其源之出于天矣祖宗生子孫亦散而爲萬久則愈散不知其源之出于祖宗矣非聖人孰能推其水木本源而聯屬之哉愚按卦體又有剛來文柔之象大象不曰風在水上而云風行水上即伐檀詩疏風行吹水而成文章之義先王既聚人心于享帝立廟則

偃武修文禮明而樂備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德者文德也爾雅以之釋水郭璞木華得之為江海賦蘇明允得之為文甫字說象有大小于義皆通

初六用拯句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馬指二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无應託于剛中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則以二拯初矣愚按九二一陽陷於坎中初與四无應而與二同體相比能拯二者初也坎為美脊亟心之馬馬少則壯老則弱初之馬所以為壯也凡爻自上而下曰逆自下而上曰順初爻柔而位剛不用以陷二而用以拯二吉由於順也若以二拯初則逆而非順且九二之吉不當云初六之吉矣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杌石經作杌與几同程傳杌者憑以為安者也几剛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為安吳州廬曰坎為輿二在坎輿中如車中有杌几乘安車者用杌愚按杌當指初二在險中上无正應宜有悔矣比初則得所安奔字從馬壯來初用壯馬拯二亦憑以為安故悔亡蓋當渙之時又居險中必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後可以安天下二之顧得初而遂所謂近相取者也本義謂九奔而二机大難理會一說九二一爻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剛自外來故曰奔得其杌則不窮本爻自有此象非關无應有比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吳州廬以躬指四愚竊謂當指本爻三居坎上而與上九應陷陽之力三為多陰柔是其本體自私自利所謂躬也前遇巽風渙然吹散渙其躬之象三之躬四渙之也不有其躬安得有悔志在外當指四之陰

相比在三曰渙躬在四曰渙羣此失位彼得位兩爻合看自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愚按此成卦之主爻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故以元吉歸之卦内三陰四為長得位之正下无應與渙其羣之象三方引四為己之羣豈意四散其私黨而上同于五乃成大羣乎中爻互艮丘之象渙有丘大羣也夷者等也當指三三之志在外初不料四之及此也故曰匪夷所思小象専釋上截而贊其光大蓋六四下絶黨與表正羣辟心无曖昧曰光无偏黨曰大此正匪夷所思處也李衷一曰渙之卦凡陰皆從陽五之有渙實四之渙為之下三爻為坎羣然受渙者四居坎上五又居四上四之有渙下三爻正其

所渙者散則成羣聚則成丘皆為五用此五之所以得成其渙也諸爻之中陽均宗五无非四上同之力聖人所以深嘉之

張待軒曰最切莫如身自私自利蠱膈之胚胎也至害莫如黨分立門戶肝膽之楚越也渙其躬則无悔渙其羣則元吉作用全在此兩爻

九五渙汗句其大號渙句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以汗為出而不反之象易纂言曰大號者風也五者心之位汗者心之液風中于心以汗而散張待軒曰醫家謂陰陽表裡關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和暢四肢百骸无不調攝以汗象渙極形容之

妙若以不反為汗涕唾何嘗反哉愚又竊按三渙躬四渙羣五則渙道成矣以成效言故曰渙汗謂渙至此而汗也大號與莊子萬竅怒號同叫譹于喁所以舒天地鬱結之氣在人君則為誅大奸賞大功凡大詔令大赦宥皆是必如此鬱結始開精神始暢散積貯特其一事耳爻辭若曰汗何以得散因其大號而散也故復加一渙字玩象辭言王居无咎而不言渙則渙字似當屬上句讀黄氏曰抄云程以九五能渙大號居王位為稱朱以為散其積聚觀小象合從程說愚又按王居是根本處汗自汗號自號王惟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如北辰之居其所何咎之有五陽剛中正故爻曰王居象曰正位與象傳王乃在中相應若作散積貯解于正位之義似難合

上九渙其血句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下卦坎為血卦九居巽上渙其血之象遯取遠義小象所謂遠害也上九下與三應三坎體之陰血也血以養榮衛本非有害鬱結而不散則有害矣上居渙終去三遠為渙其血之象本義謂遯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二語殊難理會今依易纂言上下各以三字為句又取瞿塘來氏之說補注之曰上以陽剛當渙之極方其始渙之時或傷害或遠去二者皆所不免今在渙號正位之後則傷害者得渙散遠去者得復出矣何咎之有五取象于汗上取象于血可見渙之為義只是氣脉之流通而已先儒有云君臣上下扞格不入如寒證之不汗瘀血之不消死已可立而待渙卦乃疎風散氣發汗行血之劑也

朱子嘗云渙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故本義于象爻詮釋俱不甚明晰愚又以象數論推之渙之時內坎外巽風波翕起有王者作必先收衆望于萬有大于京帝立廟者如武王之立柴望祀周廟羣情之渙于是乎聚初

之用拯志在救溺也二之奔杌出險就安也三之渙躬以身扞患也當是時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四之渙羣渙丘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象上之渙血逖出百姓遠離湯火滌蕩腥穢咸與維新之象

舊注以渙為離披解散之象愚竊謂巽之在渙與巽之在蠱相反蠱之風為山所止渙之風過水而行天地間釋滯宣鬱賴有此風卦彖所以云渙亨六爻所以有吉而无凶悔咎多是説渙之好處夫子于繫傳只說渙離也今添出許多字作注脚似乎將渙之義說壞聖人設卦乃以救渙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說文節竹約也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故節字從竹愚按卦象又有節制之義說卦坎為通通者坎水也

澤則止水坎在上委輸于澤坎之出水无窮而澤之納水有限是坎受澤之節制故卦以此名下三爻為節者也上三爻受節者也又內外卦皆陽剛居中有中滿之象滿則溢不可无以通之節之所以亨雜卦傳云節止也止之中固有亨道焉吳草廬曰苦火之味初至五肖離上六為離火所熏蒸故其象為苦節劉靜修曰在物皆有自然之節至于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亨在事先者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愚又按卦象分兩層節則適中有可亨之道若節則不中故不可貞聖人欲維其道于不窮故節之義不取苦而取甘不于貞而于亨貞字作久字解不可久則窮窮則變變則通所以象傳補出窮通二字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愚竊從彖傳推之節亦可云卦變渙自否來則節自泰來三剛在下三柔在上本泰也今分下卦第三爻之剛上居于五而得中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即不必言分柔居三其義已明節與渙反對變在初上兩爻而二五仍不變故曰剛得中不知朱子何以于渙言卦變于節則不言一說初二兩爻是剛三四兩爻是柔五爻是剛上爻是柔一雙一單均齊方正是謂剛柔分愚按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節制之人也若節爻有明文當專屬上爻節貴乎中過中則苦節不可貞不可貞便窮窮與亨相反然窮者其道

不以非道而窮也與上六象辭同說以行險統言卦
德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專指九五一爻說以行險則
本于人心之安毫无勉強隨接當位句見如此為節
是當位以節也又接中正句見如此為節是中正以
通也語意流貫融洽丘行可曰節六爻以當位為善
故初无咎四亨五吉二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三嗟
上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取義又不同也胡
雲峯曰易至節卦六十爻三百六十合天地節而四
時成每月有中氣有節氣節所以抑其過而歸中也
洪景盧曰節已備三百六十爻尚餘四卦計二十四
爻以當二十四氣愚又按漢書律歷志時所以紀啓
閉月所以紀分至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蓋一年
四立是四時之節氣二分二至是四時之中氣節氣
居九十日之全中氣居九十日之半半則適中全則
過中而宜節節者節四時之過以成四時之功也制
者法禁之謂度者準則之謂節以制度是還入為出

知周禮太宰以九式節財小宰執九式以節財用惟合乎制度而已不傷財則用不至於匱乏不害民則下不困于誅求所謂節用而愛人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者瀦水之陂也水性易流必防閑以制之數者一十百千萬度者分寸尺丈引古來器用宮室冠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各循其分所謂節也君子存于中者為德發于外者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斯為中節數度示民以節也德行持身以節也曰制曰議无非求合于中正而已此內聖外王之學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程傳以初九為戒辭馮厚齋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
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于
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
則無三者之咎矣此知節者也愚又按節之異乎習
坎者初九一爻塞乎坎底也不出之象陽為戶陰為
門初陽位陽爻前遇九二皆戶象當節之初如戶之
有限時止則止得慎密之道故无咎不出不専指出
處凡動静語黙皆是爻辭止有塞義小象兼通而言
以見道有行止時有通塞塞則止通則行知塞則知
通矣知通塞者知通中之有塞也中正以通在九五
門庭之通在九二則通
中之塞在初九可知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吳幼清曰三四在二前為門外之庭畫皆偶而无窒
礙出三四則上合于剛中正之九五矣二以敵應不

相與故不出門庭愚又謂門在戶外所以通行初與四應坎險在前時當墐戶者也二與三比前无蔽塞時當出門而亦不出是當禹稷之世守顏子之節矣剛雖得中而文不當位故其象如此象于初曰知通塞于二曰失時極極者甚也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末云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謂不失之早則失之晚由其无節所以失時時之為道頃刻不可差況失時之甚者乎此凶所由來也

張彥陵曰初與二之不出均也而凶與无咎異者以失時為二罪固已然何以見得二之時宜通而不宜塞耶蓋初二兩爻實為水之門戶單者為戶旁者為戶猶水之竇兩者為門中者為門猶水之道竇不失則有耗漏之虞道不通則有潰決之患通塞之辨在此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胡庭芳曰自上三爻觀之水出于兌澤之上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兩若字摹寫六三小心翼翼之象易纂言云三節而能嗟與泰侈而不自知其非者異矣愚又謂初二皆不出守節節者也三為成卦之主若復循成轍塞者終于塞矣惟不節而上流之坎乃通五之甘節四之安節未必非三之功不節則嗟蓋嗟前人積累之勞而以不節之咎自任者所以爻曰无咎象曰又誰咎謂塞者從此而通雖不節之嗟又誰得而咎之與同人初九小象義同舊注作无所歸咎解似失語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易纂言云四承中正之五安于節而无所勉强者坤體靜重故能亨愚按四柔順得正在坎之下流中爻

互艮有安止之象其所以亨由于承上道先儒謂上順于五是矣但于順五之義尚未明析竊謂外卦坎體凡爻遇坎者多險象此獨曰安安者險之反水性下安瀾歸澤則上失其險矣五之往有尚往而之四也四之承上道承五之流而下注于三也此承上之義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胡雲峯曰諸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愚按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所謂中正以通節之宜於人猶味之宜於口故曰甘節吉施之可大行之可久故曰往有尚甘字從苦字出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彖過中而失節則為上六之苦

愚又按節之取義多端在天地為節候在禮為節文在樂為節奏在信為符節在用為儉節撙節在軍為

節鉞在士大夫為名節氣節得之者為達節中節廉節高節全節反此則為淩節踰節失節敗節逆節違節以人身言則有筋節骨節以草木言則有根節枝節卦辭取義于味只用甘苦二字括之中爻互順有飲食之象外卦本坤中央土其數五其味甘九五來居中位中爻自二至五又有離象上爻居炎上之地其味苦皆卦體所自具

易奇而法可以類推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黄氏日抄曰程傳云固守則凶朱云得正而不免于凶合從程說愚竊謂兩說當兼取卦象所云苦節不可貞者此爻也爻不曰不可貞而曰貞凶貞豈凶德乎故繼之曰悔亡言于象則凶于理則无悔與大過上爻過涉滅頂凶无咎義同上居卦終明知苦節未必得吉而寧為其苦者首陽之餓汨羅之沉有犯凶

災而矢死靡悔耳象申之曰其道窮道曷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苟慈明所云或可艱難於一入而未可公行于天下或可勉强於一時而未可通行于萬世皆窮之凶也聖人既憫其苦而許以貞復哀其窮而歸諸道道所以勵苦節一種人毋使變更于末路也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乃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五之甘塞極必通故三受厲甘失反苦故上受厲此六爻之情

䷼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名兼孚信感孚二義卦象兼中虛中實二義合二體則中虛分二體則中實程傳謂中虛信之本二陰在內氣合而成孚故曰中孚似乎只說得合象方言鷄伏卵而未孚說文卵孚也鳥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蘇氏易傳作此解似乎單說孚字而脫却中字愚竊謂中孚之卦象則取中虛中孚之卦德重在中實實者誠也不但孚同類兼可孚異類故曰豚魚吉劉靜修曰頤與中孚皆有離之象離則有水蟲之象故在頤為靈龜在中孚則為豚魚易纂言云豚魚澤中之物似豬俗謂江豚澤將有風則浮出水面有南風則口向南有北風則口向北舟人謂之風信與中孚之義正合巽木在兌澤上卦體中虛如舟利涉大川之象利貞者戒詞也天下固有信而或失其正者矣胡雲峯云信而失正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皆人為之偽非

天機之合也

愚又按中孚與頤相似皆中虛之象而頤不言孚者中四爻无陽則陰不能成孚乳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舉正信及下无豚魚二字

愚按彖傳不釋卦名卻將中孚二字折開說三四柔在內二五剛得中故以卦體言中兌與巽合在上一陰巽與兌合在下一陰故以卦德言孚說為中心之說巽為中心之巽純是一團實意人人見所膽而不疑故曰孚乃化邦也化邦是孚於同類豚魚吉是信及異類及者由人以及物也大川兌澤象巽為木益言木道巽言乘木此因兌巽合體外實而中虛獨發中虛之義禽之伏卵木之浮水皆天也天无形虛之

象天无心虛之理中孚原不出乎人為應天止適合乎本體而已楊誠齋云海客之機心鷗鳥先知之中孚之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忮心白虹先覺之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楊用修曰人欲淨則中虛天理充則中實所謂應乎天也

二說並存求句道理方足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愚又按澤上有風與風行水上不同澤止水也風行其上寂而感虛而通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先儒謂獄與死死秋之肅殺議與緩巽風之長養固已愚又謂中孚信也信與疑相反凡用人行政當以疑為戒惟治獄之道利用疑書云罪疑惟輕寧失之疑而不敢過于自信三槐九棘皆議疑獄之地也議者求其入中之出緩者求其死中之生若用刑而中心有毫

髮之疑即非中孚文王惟于噬嗑取獄象夫子則于賁豐旅中孚四卦盡其義皆取象于雷火本卦大象離中爻互震故亦以獄言兑為口舌議之象巽為不果緩之象

初九虞吉有他石經作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程傳謂初與四不取相應之義本義謂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愚竊謂君子之孚先求自信度于理之謂虞離以私之謂他內度之已而吉以无他也燕謂心不自安如其有他已且不安何以孚人小象志未變從有他來有他則變矣楊誠齋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有他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小象皆以志未變贊之袁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謂既從四而心復有他也虞吉欲其審于始不燕恐其變于

終

田間易學曰中孚以全卦内外上下共成一孚不重正應専以能絶繫應者為孚初四之應猶三上之應也四絶類而上初亦絶所繫矣而猶處其後之有他也如三既和二矣而上復以翰音爭之致歌泣鼓罷不能自主豈非有他不燕者乎而初幸无是處也四之馬匹亡則初志可无變矣又是一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與縻同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以爻象觀之初四三上剛柔正應宜相孚者也二五敵應宜不相孚者也以爻辭觀之初四三上皆不相孚惟二五則相孚兩爻皆剛得中者也舊法謂二中孚之實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之象

愚竊謂鶴鳴指二子和似當指三因其近相取所以繫傳發此爻之義云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夫邇莫邇乎三矣我者九二自稱爾字方指九五靡者羈縻之謂比三之象也二與五本同德靡三以應五有以人事君之義爻辭若為二語五曰我有好爵所以靡三乃與爾靡之也禮大夫以上與燕享則賜爵爵本酒器名與我有旨酒義同後人借作秩位解象曰中心願可見同聲相應皆本中孚之誠非此鳴而強求彼和也禽經鶴為露禽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兌正秋也故以鶴言二本陰位又居二陰之下故曰在陰六三兌口在上故曰鳴曰和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而與之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愚竊按三與上正應而

非敵應爻辭云得敵者只爲三位剛而爻柔上位柔而爻剛一居悅極一當巽終爲得敵之象三既與二孚鶴鳴而子和矣上據正應復來與二爭二鶴也上雞也雞其能與鶴爭乎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定似皆爲上九設睽卦亦兌在下六三一爻許多疑見多從上九來其義正同小象亦曰位不當謂三非兌之正位也若外卦巽之居四位則正矣兌巽合而成中孚在三四兩爻三舍上九而下孚二四絕初九而上孚五皆因近比取剛中之孚者也似不可獨說壞此爻

吳州盧云三與四二柔雖同類然其志相反三鼓四罷四泣三歌三居剛互震之中畫震動故爲鼓又兌口也故爲歌四居柔互艮之中畫艮止故爲罷四多懼又離目也故爲泣四得正而上孚于五三不實而欲四之孚故四不來孚也又是一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來矣鮮曰卦體下兌中爻互震震東兌西日月相對月幾望之象愚按說卦傳巽為月四居巽初月猶未盈故曰幾望爻辭言月幾望者凡三小畜上九變坎以抗陽而凶歸妹六五中爻互坎以柔中有應而吉本卦初上兩爻變皆成坎四以陰居陰近比九五之陽故亦有此象又互震馬象匹者兩馬也同類也四本初之正應故曰匹不與初交馬亡其匹矣絶其同類矣上指五四陰柔得正惟其能絶同類而上從剛中之五所以无咎與坤之喪朋有慶同天下固有同類而不相孚者三四與初上是已方蛟峯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污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先儒謂諸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孚之主也與九二有固結之象故二曰靡五曰攣愚按二五皆剛中五得中又得位所謂孚乃化邦者正指此爻下合九二之剛中以包中間二隂君臣同徳上下相孚有固結不解之義故曰有孚攣如與小畜九五爻辭同小象推原无咎之故曰位正當可見孚必由中五雖與二敵應只是以剛居中各當其位自然无詐无虞非别有固結之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曲禮雞曰翰音雞鳴必先振其羽本卦巽為雞在上卦之上登天之象鶴鷽秋雞如旦皆取其有信登天與在隂相反鶴陽鳥也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宜其登天乃為在隂之物雞家畜也日之夕矣雞栖于塒宜

乎在陰反為登天之音翰音无登天之理所謂聲害而實不至者也故雖貞亦凶孚不由中未變為此象

凡世之无實而博虛名者皆翰音類耳何可長言聲聞過情旋即消滅可立而待凶其所自取不必言矣

錢啓新曰二鳴在內剛得中之鳴與三四聯為一體而成動有唱必和之鳴也上音在外剛不得中之音

與三四不克聯為一體而成動獨唱无和之音也二雖在陰无僻于遠上即登天无應于邇

李衷一曰卦名中孚彖傳以柔在內居先及觀三四二爻又若不足于柔之內而鶴鳴之和有孚之攣如四

獨二五之剛能之又何以說大抵孚貴中中則孚不中則不孚二五中而三四不中故但取同德不取同

情同德則孚而真同情則孚而昵他卦以相應為信本卦以同德為信此其所以獨名孚也然就爻言之

中孚在二五就卦言之中孚在三四非二五之和攣不得名中孚人皆知之非三之得敵四之亡馬亦不

得名中孚人未之知也丘行可曰柔在内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爲主故二言鶴鳴子和五言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皆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合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剛中爲孚之象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去聲之音不宜上句宜下大吉

程子謂過者過其常也事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愚竊謂易之道中正而已過中則失正

卦體四陽在内曰大過四陰在外曰小過大過以本末言取象于棟物之重者小過以上下言取象于鳥

物之輕者中孚四陽外而二陰內如鳥爪之抱子小過四陰外而二陽內如鳥翮之飛肉皆卦體自然之象時當小過氣或稍偏勢或畸重必矯枉而後平小過之所以亨也然豈可以不正哉故利在貞卦畫陰多陽少小者柔順之事大者陽剛之事遺音者鳥飛已過而音始聞于下也飛鳥是不吉之象非小過所遺者乃所宜之音則不上而下為小過之吉故又借上下二字申明大小之義上二陰乘陽下二陰順陽不宜上宜下者鳥音也大吉者宜下則吉也所謂亨而利貞其義如此先儒謂聖人以喻語解正語復以正語解喻語者是已愚又按本卦之言利貞與他卦不同以大小言則小者為貞以上下言則下者為貞皆從小過得義不宜上故不可大事宜下大吉故可小事大抵无命世之才者不可希非常之業量力而當處寧為其小毋為其大寧為其下勿為其上處小過之道當然也可不可宜不宜皆斟酌无過之詞而

不宜上三字尤全卦綱領看來六爻總是一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愚按彖傳釋卦名却于中間加一者字以見先聖立卦之妙用小者有時而過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在困其過而善用之耳他卦或言利貞或言與時行此獨曰過以利貞過即所謂貞貞即所謂時非時有小過乃時當小過也聖人處此亦與時偕行而已柔得中指二五而五之不正不言剛失位指三四而三之

得位不言當柔過乎剛之時柔既得中不必言正位剛既失中猶之失位也兩箇是以皆從卦象申明可不可之義只爭箇中不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卦象中二爻陽為腹背下二陰為左翼上二陰為右翼夫子繫彖至此因文王言飛鳥之音不覺嘆曰有飛鳥之象焉若從意外感觸者聖人立言豈必拘一定之體哉程傳謂此句不類彖體疑解者之辭誤入彖中者非也飛鳥之音文王但言上下夫子復以順逆釋之凡鳥立而鳴則首向上飛而鳴則首向下故其音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只借鳥音之順逆以明宜下不宜上之意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先儒謂雷在山上止而不動其聲亦不離乎山下詩所謂殷其靁也感而不猛小過之象君子當小過之時不能不過亦不容太過取法乎此愚謂雷在天上為大壯雷在山上為小過小過亦時為之聖人之補偏捄弊豈得已哉行過乎恭三句非有取于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要歸于中而已所謂時中也晁嵩山云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晏嬰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移風勵俗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易纂言飛鳥指九四過盛之陰陽不及之陽正應乃為敵仇初六害九四者也九四之凶以初六而凶愚猶謂初柔在下又艮體宜止不宜動者也惜其有應于四自成飛鳥象非以害九四也鳥之飛在翼故于

初上言之蔡虚齋曰不好處全在飛字是上而不下者也愚又謂以字與飛字相發明鳥既飛矣外三爻遇動體巾爻互巽為風一上不可復下其飛也乃其所以致凶也不可如何非但從旁莫捄鳥亦有不能自主之勢矣初之不宜上其象如此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六二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愚竊据此闡發之諸卦内外爻類取相應小過獨取其不相應盖卦體陰過乎陽陽又失位相應則陰抗陽矣惟二五以陰遇陰故五不言過二言過即言不及過與不及兩

相形乃見過不過之妙如其進而求過則過三四而過五六如其止而不進則不及五六而自得其分全卦是過二止于三下獨象不及祖指三四兩陽爻妣指六五陰爻對三四言則為妣對二言則為君二居臣位五居君位君臣以上下卦言三艮主四震主二陽在上下之交祖也二必歷三四而後遇五則是過其祖而遇其妣矣然五雖妣君位也二為臣惟不及其君斯為遇二在下卦故曰不及五在上卦故曰過不及其君者臣不可過乎君也不過乎君故无咎過與不及皆非中道六二柔順得中當小過之時與其為過寧為不及二之不宜上其義如此胡雲峯曰相過之謂過過是有心邂逅之謂過遇是无意我所欲曰及及則不惟與之齊且主在我矣過與及相反過與不及相反他爻過者不過遇者不過惟六二過亦過不及亦過柔順中正所以如此

九三弗過句防之句從句或戕之句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易纂言九三與上六正應然陽不及之時豈可踰越于陰是謂弗過惟當如扞水之防備上六不為已害斯可矣愚竊謂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九三陽剛居正在內卦之上乃羣陰所欲害者故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或且戕害于我而凶矣從者順乎陰也因三與上應故有此戒小象單釋末句正見三不宜上之意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皆二字為句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項平甫曰九三九四兩爻為陰所過非能過人者也故皆曰弗過愚竊按九四雖爻動體而以剛居柔不為羣陰所忌爻辭先言无咎幸其可免于戕也弗過與三同而遇與防異蓋掠小畜之過惟有防遇兩途三曰防是先事預圖有心備禦之法四曰遇是彼此邂逅无心任處之法遇之者利于彼來不利于我往故曰往厲中心若惕故曰必戒臨機當斷故曰勿用持守當堅故曰永貞因四上與五比故戒之如此此四之不宜上也小象申之以位不當歟詞亦惆詞若使九四居位得中莫夜有戎何足恤哉終不可長長字程傳讀上聲與姤彖傳不可與長義同言四若往而從陰是與之長矣本義謂爻義未明當闕竊參會先儒之意以補之

愚又按三四兩爻當合看蓋二陽相比在上下四陰之間不可无先幾之防輕往之戒三之弗過防之似

指下二陰言弗恃我能過之而當防其見戕也四之弗過遇之似指上二陰言彼來與我遇則无咎我往與彼遇則有厲而當戒也一戒之以凶一斷之以勿用易為君子謀一片苦心溢于言表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爻辭本小畜卦辭關子明云小畜一卦之體當小過一爻之義彼以陰畜陽此則陰過陽同為密雲之象彼以陽多而不與陰和此則陰多而不與陽和同為不雨之象吳艸廬曰中爻互坎四五得坎之上體又有九三重蔽其下如雲之密然坎之下畫塞而而不通則陰上而不下故不雨九四為主爻陽弱陰強故陰陽不和我西郊謂四也愚又按坎水在下為雨在上為雲此易之通例小畜中爻互兑本卦中爻

亦互兌西郊之象程子釋小畜卦象所云凡雲自東而來西則有雨今自西而東則水生木而洩其氣故不雨是已小象言已上者謂雲雖不雨而其氣上升所謂不宜上者今已上矣所以不能與陽和也卅盧又云公謂四彼謂初蓋言四但下取初而不上取五愚竊按公當指六五彼當指二二艮體伏二陽之下在穴之象五欲取二為已助其如伏者之不出何公弋句從密雲不雨說來密雲不能致雨在穴豈可弋取乎因二與五敵應又有此象也

上六弗遇句過之飛鳥離去聲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本義謂上爻過過當作過遇與九四同愚竊就爻辭本文解之上與四相應而實相反四曰弗過遇之言

陽不能過乎陰而與五相比是弗過乎陰而適遇夫陰也此言弗遇過之言上六為五所隔弗遇乎陽而位居于上乃過乎陽也卦辭云不宜上而外三爻皆動體動而彌上初之飛鳥至此終不得免離即詩雉離于羅之義凶從外來孽自已作是之謂災眚凶字與初爻相應已亢與已上相應皆犯不宜上之戒者也然則陰之過豈陰之利哉乾上九陽爻曰亢此陰爻亦曰亢者中爻互巽鳥乘風愈飛則愈高不但已上而且已亢在初已是凶象况居卦終乎建安丘氏曰卦體四陰二陽故為小過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皆曰凶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復得中不過者也故皆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爻在三則曰弗過防之防下二陰也三在二陰之上而不謹為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已故凶四曰弗過遇之遇上二陰也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五六之過則

危厲之事也故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可追
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
此又中兩陽爻之别也觀小過者于爻
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
臨川吳氏曰此卦初六與九四九三與上六兩爻之
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則曰
无咎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
至上六則曰凶曰災眚則其辭決何也蓋陰柔過盛
陽則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能下也三居剛則
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初四之
辭所以先緩而後急三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歟
象數論曰卦體有飛鳥之象故卦辭爻辭多就飛鳥
取義至治之世不靡不卵不殺胎不覆巢故麟鳳游
于郊藪大道不行而獸亂于下鳥亂于上矣聖人傷
之特設此卦初爻即從飛鳥二字而斷其凶三則戕

之四以往而危五之弋矰繳也上之離網羅也四方上下无非殺機飛者固難逃穴處者將盡取人情安忍且謂取之小過不足傷仁豈復有祝網縱麑之舉乎夫鳥翔于空上下惟其所之今云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戒之以凶申之以防傷之以厲極之以弋取終之以災眚若為飛鳥示趨吉避凶之道者人世暴殄之慘不待言矣于斯時也士君子之出處可不審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句小利貞初吉終亂

爾雅濟渡也二卦皆以濟名專取坎象蓋天一生水火乃水之用也既字對未字說已然之辭關子明易傳以既濟終下經與序卦不合愚竊按凡坎在上皆如屯需蹇節等卦多言險象此云既濟非出險之謂

在時則為已往在事則為已成又卦體離火在下而升坎水在上而降彼此相交猶天地交而成泰故亨但六爻陰皆乘陽小者之利也六二柔中故曰貞本義亨小當為小亨程傳則云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亨為小矣愚又按彖辭與遯亨小利貞同例當依程傳六爻皆應者泰否咸恒損益既未八卦應而又得位者六十四卦中獨既濟而已聖人却從好處看出未盡善來初吉終亂猶曰泰極當否也一治一亂乃天地氣運之常氣運流行未嘗暫止猶水火升降循環不息所以初書一息則水火各反其本性矣今內外陰陽各安其位而不動故有終亂之成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安靜而不擾固陰柔為之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為之使既濟之終常若未濟之始何亂之足憂哉汪氏昭曰凡事有既往有未來有現在既濟之時小利貞者其現在也初吉者其既往也終亂者其未來也利貞者盡其現在之理以維其既

往之遲以杜其未來之端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本義謂既濟下疑脫小字愚竊按彖傳以小字統全卦之義多在小者亨三字內易之道陽大陰小今六爻雖剛柔平分而三陰在三陽之上故舉小者以明之曰既濟之亨以小者而亨也既云小者亨則小之利貞可知矣中男在上中女在下剛柔正也陰居陰位陽居陽位位當也柔得中指六二不言九五之剛得中者既濟之時利用柔道故以初吉歸之初吉終亂卦彖只言天道傳則歸于人事不徒曰終亂而曰終止則亂亂由于止也不止則亂何由生道窮二字正發明止字之義來矣鮮曰以人事言之怠勝敬則

凶人道以理而窮也以天運言之盛極則必衰天道以數而窮也愚又竊玩則字語氣有戒人不得援天自誘之意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項平庵曰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則患止矣愚又謂水必潤下火必炎上既能相濟亦能相息所謂患也既濟之時人情方以為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患生于无隱而不覺故貴于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或卒不及持故貴于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愚又按坎在外卦為輿為輪又中爻二三四亦互坎初在輿後曳輪濡尾之象與未濟初二兩爻取象同而義異本卦乃既濟以後事也在未濟輪曳則不能前尾曳則不能渡在本卦則輪與尾既濟矣猶若有曳之濡之者才大而心小事後不忘前艱義當无咎朱子又有云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吳幼清云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遽進似乎多説向後卦去了解之下卦下卦坎九二言狐未濟之下卦坎卦辭言狐既濟之坎在上似亦當取狐象郝仲輿謂初離體牛尾之象愚按牛之渡水浮鼻而不揭尾尾雖濡牛亦能濟狐濡其尾則不能濟矣觀象者當知物理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音費

易纂言二五相應猶女之將從夫而需待未行愚竊按六二一爻彖傳所謂柔得中者初陽剛御車之人二柔順中正車中之婦也茀車蔽也以其承乘皆剛故有喪茀之象以其居中得正又有勿逐自得之象得字從喪喪字來人情急于濟世未免以得喪動心故患得患失逐逐無已時二之妙在于勿逐逐者未必得而勿逐者自得之陰數極于六至七而變矣每一爻當一日自二數至上為五又自初數至二凡七震卦六二亦以乘剛而取象同彼避初震之勢此成既濟之功皆以中道俟時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易纂言九三離之終南方之窮處也故象鬼方愚按高宗伐鬼方乃實有之事周公援以作象與箕子之

明夷例同三居水火之交離為戈兵有伐國之象用離明以破幽暗如伐鬼方而克之象離位居三三年象九三以剛居剛内治已濟聖人慮其任用小人而有喜功圖大之心爻辭所以戒之曰高宗以中興賢主其伐鬼方也三年僅乃克之師之不可輕用如此其可用小人以僥幸成功乎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西羌傳云殷室中衰至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是其證也張元岵曰從來開創時征伐易守成時征伐難人但知盛時物力之甚裕不知盛時舉事之易僨也竭中國之民力以騁志于邊隅欲不僨可得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注疏云宜曰濡衣袽所以塞漏程傳因之袽敝衣也終日戒如乘敝舟而水將至者然一説繻繒采也袽絮緼也謂繒采將敗而有絮緼當坎之初是初吉之時已過終亂之期將至猶繻之為衣而將敗也愚

按二解不同而儆戒之義則同大凡處既濟之時最易踈忽四陰柔得正能自朝至夕終日戒備有備患之具而常存慮患之心妙處在有所疑不敢自信為已安已治也四出離入坎坎為加憂故多疑因疑而生戒補苴罅漏何險不濟況既濟者乎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其為思患豫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當文王與紂之事云云其說固有本坊記引此文鄭康成注云東鄰謂紂國中西鄰謂文王國中顏師古注漢書郊祀志亦引之此後儒所繫

之論朱子取之以紂居東上為君位文王居西上為臣位五剛中何得斥之為紂耶細玩爻辭全无此義程沙隨嘗闢之矣愚又謂八卦方位離東坎西東當指下卦西當指上卦六爻相應水火之鄰也不必專指應爻以人言事東主作而西主成離則奏既濟之功坎則享既濟之福五剛中居尊有主祭之象牛大牲也禴祭之薄者殺牛不如禴祭言人享用大牲我享用二簋盛祭者未必獲福而薄祭者實受之惟其時也陽實陰虛陽大陰小象辭吉大來大字即爻辭實字吉字即爻辭福字謂時之既至天福不求而自來也漢書杜鄴謂成帝曰德修薦薄吉必大來正是此義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吳草廬曰上六陰柔如人之濟水將及岸而濡其首愚竊按初為尾上為首此易之通例上六居坎終濡

首之象志亦存乎濟人身自蹈于危地與大過之滅頂取象畧似而義不同彼當滅木之終欲出而无路此當既濟之終從井而自陷者也卦辭所謂終亂彖傳所謂道窮此爻當之洪覺山曰易中言厲皆聖人起死回生妙訣不與悔吝等一例何可久即厲之深意求可以長久之道也不是決絶語愚又謂既濟之終乃未濟之始故兩爻皆取濡首之象物不可以終窮曰何可久固有循環之義焉濟者過涉而已非可久止于水中也上以坎陷而止至濡其首全身皆溺離明盡息矣然一轉即為未濟其勢不失故但謂之厲不謂之凶

趙庸齋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畫觀之則乾居坤中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

者乾坤之大用也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不惟皆應而剛柔无一不當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為既濟豈不大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本義卦之六爻皆失位故為未濟纂言以六五陰柔為小狐未至上九則猶未濟也愚謂未與既反對六爻剛柔相應與既濟同而爻位不當適與既濟相反亦六十四卦所无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名未濟未濟則必求濟故亨葡九家坎為狐解卦中爻互坎故九二取獲狐象本卦坎在下為穴為隱伏中爻自三至五亦互坎物之近水而穴居者狐也風俗通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正合此象程傳狐能渡水其老者

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懼故勇于濟濡尾而不能濟也又謂汔當作仡壯勇之狀愚竊謂汔者幾也詩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鄭康成注如此解小狐涉水力既不足又不自量幾及岸而濡其尾是終未成濟故无攸利凡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于少年輕鋭之氣故以小狐濡尾象之注疏解汔字作水涸者亦非水既涸小狐亦可濟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胡雲峯曰乾坤之後為坎者六至既未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則又專指離而言愚按既濟之柔得中六二也未濟之柔得中六五也當濟之時事期有濟惟柔乃能濟剛卦彖之言亨者以此坎在下故曰

未出中小狐汔濟而未濟者以此水火相濟如頭尾之相續不至中絶今未出中柔從初而濡不待要終而已知其不續矣濡其尾无攸利者以此然豈終于不濟哉剛柔雖失位而皆相應終有協力共濟之功

聖人于未濟常存必濟之念故于釋象之末從卦體中又發此義

按史記春申君傳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與象辭小異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以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濟也愚按睽大象曰上火下澤二性判然不交未濟火在水上非不交也特未耳大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辨以分其羣居以聚其類所以合異為同拯男之窮于未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程傳六以陰在下而應四四非正應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愚又按初爻反對即既濟上爻在上爲濡首在初爲濡尾後卦之初乃前卦之終彖辭所謂小狐彖傳所謂不續終皆指此爻未濟之初事期有濟宜徹始徹終通盤打筭量力而行今位剛而爻柔如小狐狐之急于求濟而濡其尾沾泥帶水汔不得濟可恥孰甚焉始事如此那得有終局象曰亦不知極猶云不知所終也同一象也既濟之濡尾可以爲求濟者之法未濟之濡尾可以爲冒進者之戒小象極字先儒有作竭字解者謂狐濟水必揭尾未濟而尾濡則力已竭矣焉能更進本義云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愚又竊意初與四應有望拯之意極與拯字體相近或當作拯拯與涣初爻用拯同爲坎體且與九二彖辭正字叶韻但前説所未言不敢遽

臆說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輪濡尾之象既濟一爻兼之此則兩爻分言之初吝而二吉一急于求濟一不欲輕濟也坎中一陽輪象承乘皆陰曳輪象剛得中故吉九二中而不正所以小象發貞吉之義曰中以行正也本義謂以中故得正則脫却行字矣愚竊謂二有陽剛之才與五正應身在坎中外若曳輪而不行中實有圖濟之事位雖不正能以中而行正故曰貞吉正字從行字來似非以中得正之謂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愚按卦名獨于六三言之三在坎上而猶未濟者陰居陽位非可往之時也所以征凶幸與上九正應故

有利涉大川之象本義既云以柔乘剛將出乎險有利涉大川之象又疑利字上當有不字初无定說易筌曰未濟之卦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乘離故以涉川為名困學記曰三居坎體之上當初二兩爻之後人皆謂已濟矣聖人獨曰未濟蓋上下兩卦之交水火相克是何等世界征凶危之也事到艱難迴避不得奮勇上前庶克有濟利涉大川激之也征凶以時勢言利涉以道理言古來定大難成大業詎非于征凶之時奏濟川之功者諸爻位皆不當何獨言于此爻蓋三當利害之關衝風破浪幾于不出而凶者三也轉眼之間風恬浪靜者亦三也作用之妙全于此爻見之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吳幼清謂四以陽比柔中之五故吉而悔亡愚竊按九居四非正也何以亦云貞吉王注所謂出險難之上居分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時已大通者也蓋四之貞志在濟時能貞則事皆盡善故吉能貞則无悔于心故悔亡夫豈藉比爻之力哉纂言又以震為諸侯之象愚按本爻反對即既濟九三故取象同加一震字有聲靈赫濯之義既濟言克之鬼方在上而我仰攻故久而後克未濟離明在上彼自俯服故不言克而言賞賞者功成而班爵于大國也亦曰三年者前卦離位居三此承前言之耳志行即震用二句之意四以濟時為志出過文明之主多少經綸事業于此得行與三之未濟征凶相反彼猶是坎體此已入離體也

愚又按郭璞注此爻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其言必有所据先儒注易未有采其說者錄存

以廣
異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項平甫曰未濟諸爻皆失位凡用事之爻皆曰貞吉二四五是也吳川廬曰君子謂二離日下照光被于九二而為九二之光愚按五為離主柔得中而應乎剛未濟之亨在此爻貞吉其所固有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離火中虛光明之象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五與二正應故曰有孚有九二坎中之孚而後有六五離中之光爻辭于三百八十四爻將終曰貞曰吉曰无悔曰光曰有孚又曰吉辭繁而不厭深有味乎柔得中之旨也愚又按詩庭燎有輝周禮眡祲以十輝為十煇皆謂光中之氣五離中虛故為光

二坎中實故為光中之暉光即孚蘊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燿非有殊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兩孚字俱作自信解

愚竊按未濟之極反于既濟上與三正應三之利涉恃有上也又與五比五有孚上亦有孚君臣飲酒宴衎從容共濟本自无咎若飲酒而至于濡首則沉湎忘反並有孚之義而失之矣失是與无咎相應濡首冒上文飲酒來所以小象云飲酒濡首亦不知節言飲酒者不可不知節猶未濟者不可失是孚也未濟之終而既濟之始故夫子于初之濡尾云亦不知極

上之濡首云亦不知節既成其始復厲其終此易之為道懼以終始歟按小象言節者凡四皆擬坎離而言蹇外卦坎中爻互離九五剛中正曰中節家人下卦離中爻互坎九三剛而不中故失家節鼎上九離剛而能柔故剛柔節未濟水本潤下坎又在下火本炎上離又在上過中不正故不知節節者何中而已矣

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溺人之身酒溺人之心以及天下國家故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洚水

張獻翼曰未濟因既濟立象濡尾濡首兩卦既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李衷一曰卦所重者離也既濟離在下未濟離在上未濟有既濟之理既濟懷未濟之心兩卦合為一卦

而易道終矣愚又按先儒云澤爲止水故水火相息爲革水火相違爲睽以坎易兑則爲既濟未濟坎乃真一之水與火相逮而不相射相濟而不相悖者也坎中有離離中有坎所謂互藏其宅互爲其根坎離者乾坤之中氣乾坤交而成坎離坎離交而成既未若以坎之中體入乾離之中體入坤依然乾坤未交之始矣文王于兩卦辭曰初終曰尾周公于兩卦初上皆曰尾曰首此六十四卦之終始也上經乾坤坎離分而成卦下經咸恒既未合而成卦上經順大過居坎離之先以二陰二陽在外者配其分下經中孚小過居既未之先以二陰二陽在中者配其合坎離以陰陽之中救大過之弊既未以陰陽之交而中者救小過之弊又順與中孚皆有離象大過小過皆有坎象順中爻互純坤大過中爻互純乾坎中爻互順離中爻互大過中孚中爻亦互離小過中爻亦互大過既濟中爻互未濟未濟中爻互既濟序卦之精妙

如此

周易玩辭集解卷八

周易玩辭集解卷九

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撰

上繫傳

愚按彖傳文言大象小象皆夫子贊易之辭古本不附六十四卦中上彖傳第一下彖傳第二上象第三下象第四上繫傳第五下繫傳第六文言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通為十翼孔穎達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别行及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易之以彖傳文言大小象分附本卦亦自注疏始古所謂十翼今止繫傳以下五篇矣又按繫傳中言聖人繫辭

者六皆指文周卦爻夫子所言者則謂之傳上繫傳分章本義與注疏異注疏又與漢以後諸家不同注疏分十二章本義自第三章後與注疏互異馬融荀爽等則分十三章虞翻則分十一章今依本義以十二章為定

鄭孩如曰孔子作傳本意曰繫辭者非傳辭也傳象也其傳象又非六十四卦也傳乾坤也既於文言逐節詮之猶以為未盡故上下傳二十四章言乾坤剛柔天地者十有七皆所以發明乾坤之理

胡庭芳曰繫辭乃象數之總括義理之淵藪易无繫辭猶天无日月人无眼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先儒多謂乾坤三畫卦名也貴賤卦中爻位也剛柔卦德也吉凶占辭也變化卦爻之象也下一截言八卦既成之後其象始著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形象上一截言未畫之前其體已具愚按八卦畫自伏羲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則首乾坤夫子所贊周易也歸重在乾坤二字蓋指一畫者言非三畫六畫之卦也此一畫者一名為乾一名為坤夫子于既有易之後追論未畫卦之先其象如此貴賤剛柔變化又從乾坤中標出在文周卦爻中初无此名目獨有吉凶二字耳非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看三個矣字皆已然之詞只是發明周易所以首乾坤之故胡雲峰曰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

見其為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為柔矣易未有文位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易未有蓍卦固未見所謂陽變陰陰化陽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於是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其說本于臨川王氏愚又按首節論造化之乾坤而易書在其中以下論易書之乾坤而造化在其中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黄氏曰抄云晦菴謂此節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間者臨川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愚竊按是故二字承上變化見矣來剛柔者一奇一偶也摩以奇偶相比言陰陽相摩而為八卦也盪以

層累疊出言八卦交錯而成六十四也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男女無人物言變化而成形者此一節言畫後之易如此雷霆以下四句只是說天道自然之變化而六十四卦中六子迭用不假安排亦猶天道之鼓之潤之運行之也總要見易中无所不有言天而地在其中人與物亦在其中生者生成者成男男女女共成一個世界夫子到此不知是贊天地贊聖人贊易一歸之乾道坤道而已

愚又按震艮反易為雷言雷可以該艮巽兌反易為風雨言雨則無坎兌邵子以兌為月艮為日蓋謂坎月行至兌而為月似非以兌體為月象艮居亥方以離日行至艮而為日似非以艮體為日象至寒暑之變則隨日月之運行者也首節因乾坤而究及于變化此節因變化而推本于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知大始四句臨川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易則易知以下朱子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愚又按自此至末從乾坤中看出易簡之理而言人位乎中與三才而成六位也乾知知字不與行字對乃太虛中一點稟氣冒萬有之先而萬物于焉資始者也坤作作字即下文能字成物者資生也資始資生看來何等煩難造物卻不勞而成化乾惟知大始坤惟能成物以其易簡也張待軒曰伏羲仰觀俯察將天地人物許多道理收拾在奇偶二畫即此便是易簡夫子從此發出无

窮妙處一氣直說到底總此易簡之理今就文繹之乾本乎氣之自然故曰易坤因乎乾之自然故曰簡惟其易故易知天道无心也惟其簡故易從地道无成也易知則百姓可以與知簡能則百姓可以與能順萬物之情故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有功親切于中亹亹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積漸而日益故可大可久者日新之盛德可大者富有之大業至此則人與天地參矣賢人即聖人也胡雲峯于賢人之外添出衆人聖人頗覺辭費所謂天下之理者不外高卑動靜羣類形象而已總于易簡中得之成位乎中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

右第一章

言伏羲畫卦本于易簡卦成而易簡之理察于天地徵于人事天地人並立而為三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虞翻本有悔吝二字

自此至三極之道也臨川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本義云此言聖人作易愚竊按上章言伏羲畫卦此章言文周繫辭觀象繫辭是一篇綱領畫卦已來吉凶雖具却未曾明白說出自有繫辭而吉凶之理始著明于天下然辭非象則无根據繫辭之本全在觀象觀其卦之吉凶生于其畫而後繫之以辭聖人所以洩造化之秘至辭无餘剩矣朱子發曰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文王皆觀象而自得者也聖人懼觀者不足以知繫之卦辭爻辭以明告之為觀象而未知吉凶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謂此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愚竊按語氣承上文來象以辭而明變由象而出相推與相摩相

盪義同每卦有剛柔即有變化如在其卦為剛在其卦則變而為柔在其卦為柔在其卦則化而為剛剛柔无迹豈有為之推盪者而前之所移若廹于後故謂之推彼卦之變化若根于此卦故謂之生只就卦象說似未說到因著求卦上此節只是原聖人設卦觀象之由剛柔相推象也象因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吉凶悔吝之原正起于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乎辭其原實起于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云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聖人觀卦爻中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愚按此四句承上吉凶來吉凶悔吝以卦爻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聖人繫辭始因象以著辭隨

以辭而顯象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惟聖人能觀于未有辭之象衆人則觀其既有辭之象也易之為書本以卦爻占人事此轉以人事明卦爻只得便是吉之象只失便是凶之象此聖人不以禍福為禍福而以人事為禍福所謂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氛厲鬼是也憂虞有兩觧或分貼悔吝或謂悔吝處俱有憂虞蔡介夫曰悔吝是吉凶交互處憂虞不可分貼悔有痛懲往失之意然猶未至于得尚可憂虞吝有不忍割捨之意然終必至于失已可憂虞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本義此以下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歸震川云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遞相出入猶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不獨成故曰變化者

進退之象來矣鮮曰剛屬陽明晝之象柔屬陰暗夜之象晝夜一定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愚又謂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此借造化以明卦爻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謂天地人之理三才各一太極胡雲峯曰三極是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愚竊按此二句總括上文動者剛柔之變化吉凶悔吝所自生也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也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三極即三才也三才之道未動則為三動則為六三才具於六爻而三極之道具於六爻之動爻不動則不變故陽動則陰陰動則陽謂之極者到極至處則變也似不必粘太極說一說極字不訓至只訓中天地之道惟其變化進退故常不過乎中人惟不知取中之義故常動而至於過而凶悔吝生焉聖人亦以極之所在

非以六爻之動為極而以六爻之動自有天地人中極之理也又是一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先儒謂此節言君子之學易愚又按安者處而不遷之義玩者尋繹不已之義序即六十四卦之次序如剝極則復泰極則否窮上則反下自然之義不可違也安之故无入而不自得卻乎得環中之趣亦安其序而已卦中之六畫便謂之爻至周公而始有辭爻之辭至三百八十四可謂煩矣而一爻各具一爻之義有有象无占者有有占无象者有假物象為辭者有据人事為辭者變動无方反覆玩之皆可悦心而研慮卦爻皆有辭但卦辭不變而爻辭則變取象既多析理更精尤君子所樂玩者也居斯安非安則不

成居樂斯玩非玩則不成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先儒謂此以下言君子之用易愚又按語氣承上文來易之道不外象辭變占君子之學易用易可不詳加觀玩哉上節居安乃靜時事此兼觀變則動時事居字對動字看觀者領其大意玩者尋其微旨靜而未筮之先所玩者象辭也動則謀及卜筮所玩者變占也學易與用易工夫无少間斷靜既循乎天理動必合乎天行人見君子之吉无不利以為此有天祐孰知其自易中來哉郝仲輿曰人生有屈信往來之感悔吝休咎之幾懼則思占疑則思斷聖人體天道明人事含此更无餘術後儒執卜筮作解至以筮法

老少為變點畫交重為動夫陰陽之老少不見于經爻畫之交重不見于卦皆後世卜祝巫史之説而以之解經陋也易者變動而已一卦之體一剛一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耳

右第二章

言文王周公繫辭而以君子學易川易終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項安世曰此節皆解繫辭之文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孫簡言曰須從羲皇畫卦說起方與卦有大小節相應歸震川曰易有實理而无實事

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文王之象辭言乎象者也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生周公之爻辭言乎變者也愚又按象辭固言象爻辭亦无非言象象爻中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備矣吉凶失得之大者不如悔吝之小悔吝疵病之小者不如无咎之善吉凶之分全在補過二字積疵則為過積過則為失積失則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四個言字兩個其字通指象爻之辭善者嘉也猶云嘉其補過也孫淮海曰盡善謂之得盡不善謂之失小不善謂之疵不明乎善而誤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猶可以改或不肯改則為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无咎胡雲峯曰前章言吉凶悔吝未嘗及无咎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善補過者聖人許人自新之意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項安世曰自此至末皆讀繫辭之法愚按易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必託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大小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彖辭之例專取主爻有時以陽為主有時以陰為主而其主又不在位之貴賤故曰齊言无有分別也先言存乎位以六爻言後言存乎卦以主爻言此二句承上文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來位以上下別貴賤卦以陰陽分小大至于吉凶則有貴而吉者亦有賤而吉者有小而凶者亦有大而凶者其象具于卦爻中非辭不能析而辨之故云辨吉凶者存乎辭此一句承上文吉凶者言乎失得來而歸重尤在末句正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學須從辭

上理會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蔡虛齋曰憂悔吝易憂之也震无咎易震之也愚按此二句又在存乎辭中析出以足辨吉凶之義易辭總為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夫有辭以辨吉凶而吉凶未判之先又有憂悔吝之介吉凶既成之後又有震无咎之悔雖三句實一句也吉凶之辨所爭在幾微之間毫釐千里所謂介也辭以憂之因其介也本有咎而无咎惟能悔也辭以震之使知悔也憂者危疑之意震者微動之意介在事前悔在事後又按介有二義韓康伯云纖介也本義云辨別之端要而言之是善惡分路處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說統曰上文遂一說個通例此則總言卦爻辭原是合一的非卦是卦而辭是辭也愚按是故二字承上文來歸宿只在辭上卦有小大二句一氣說下以陽為主則大如復臨泰是也以陰為主則小如姤遯否是也辭有險易易者明白而易曉卦辭如利用獄取女吉之類爻辭如師左次同人于門之類險者奇奧而艱深卦辭如履虎尾先甲三日之類爻辭如龍戰于野載鬼一車之類卦有小也而辭險不惟戒君子亦以儆小人卦有大也而辭易不惟慰君子亦以安小人易固指之以為吉險亦指之以為吉所之謂或趨或避要歸于吉而已

又按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樂易其辭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紂桀幽跖何其氣象之慘戚其辭艱險而指人

以所之之凶也据此說則各指所之無吉凶悔吝言義亦可通

右第三章

上章言繫辭此釋卦爻辭之通例以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韓康伯云作易以準天地本義以卦爻為易書愚竊謂此章主贊易道說卦爻未具之前易道在天地聖人作易效法乎天地而與之準則天地之道在易中矣準是準其道非準其形彌者彌縫而无少滲漏綸者經綸而各有條理非作易之聖人其孰能之二句是一章綱領下文反覆發明此意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聖人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愚竊謂天地之道只是陰陽之理聖人體易只是窮盡陰陽之理但本章不曾說破陰陽二字只從幽明死生鬼神隨在而異名其實只道乎晝夜之道而知一句便了幽明之故不易知于觀天察地知之死生之說不易知于原始反終知之鬼神之情狀不易知于物變知之三知只是一知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幽明有所以然之理故曰故死生本人之常談故曰說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故曰情狀三個故字乃推原其由來非體易之聖人孰能知之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

適而不可故謂之變張待軒曰精氣即游魂之所凝聚游魂即精氣之所運用二者具而為人人生始化曰魄既成魄然後成魂魂者氣之英魄者氣之精也聖人教人只在自身中認取若謂生則為物為神之伸死則為變為鬼之歸則所知亦淺矣陸君啟曰天地間有一種精氣凝結有形有聲之鬼神有一等肅然淒然游移往來此是游魂所結非精氣也鬼神情狀盡于此二者愚又謂鬼神情狀有數種有一種效靈造化主持世運如社稷山川之屬有一種聰明正直精爽不磨如忠臣孝子之屬有一種強魂怨氣閫結不散如國殤烈婦之屬有一種依草附木為妖為孽如魑魅罔兩之屬至于山林曠野燐火聚散難以悉數總之福善禍淫是其情不見不聞洋洋如在是其狀聖人只在魂氣聚散倏有倏无處洞如觀火天下極奇幻之事只作平常看大要若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此言聖人盡性之事愚又按承上文而言聖人體易至于幽明死生鬼神之理无不洞然直與天地相似矣不違與先天而天弗違義同以下總見與天地相似處天地之道知仁而已聖人作易與天地相似亦知仁而已知周萬物知也道濟天下仁也旁行行推之知也不流守正之仁也樂天知命知也安土敦仁仁也不過不憂能愛皆指天地言至大而莫能過者天地之體不憂者天地之性即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能愛者天地之情聖人與天地相似故亦不過不憂能愛而作易與天地準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謂此聖人至命之事張彦陵曰此節彖上與天地相似來愚謂首二句是贊易範圍曲成即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言天地皆有待于易也至通乎晝夜則易全在聖人矣通晝夜以為知是貫幽明一死生同鬼神非徒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已晝夜即陰陽之象陰陽者易也所以妙乎陰陽者神也神无方者不離乎陰陽亦不滯乎陰陽也易无體者陰陽雖分而實未嘗分也惟通乎晝夜者知之蓋陰陽之道于晝夜最分明故以晝夜衣之晝夜即陰陽也通章字字說陰陽却一字不露直至下章方開口道破

右第四章

前三章皆言畫卦繫辭此章言聖人體易而贊易道之大仍歸重在作易之聖人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傳道非陰陽所以陰陽者是道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謂之道愚竊按此句緊承上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來所謂晝夜之道者何一陰一陽之謂也陰陽二字夫子于乾坤文言中首發之至泰否而再見此則于陰陽上加兩個一字別出道之所以然處有對待之義有流行之義又有相因之義此是聖人直指道體語道者自然而然不落形氣之名正從陰陽上見得似不可與氣對舉不曰陽陰而曰陰陽者陰靜而陽動來子所云陽前是陰故先陰而後陽亦猶上章言幽明死生鬼神不言明幽生死神鬼也韓康伯謂道者无之稱孔穎達云一謂无也皆異端所謂道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張横渠云大易不言

有无言有无者諸子之陋也殆指此歟愚又按朱子嘗云天地間只是陽氣下截便是陰又云陽氣便是六層只管上去下面空缺處便是陰語氣微有病陰陽自是二氣夫子所以云一陰一陽謂二氣循環如一氣則可謂只是一個陽似不可張子云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從此體會方得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蔡敬軒曰繼成以氣言從上句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繼善者化育之始流行而不已陽也成性者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愚又謂上文一陰一陽就化育流行上說繼善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處說繼者靜之終動之始循環不已不滯于陰不滯于陽所以為善至成性方屬人物謂之性是有得于一陰一陽非偏滯于一可知此段是說天地生成人物之意不是說性上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黄氏曰拟云自一陰一陽至君子之道鮮矣言道原于天而賦于人胡雲峯曰上章言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言仁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仁者之見滞于陽知者之見滞于陰愚按陰陽之道在天地間本自无滞人生以後便落氣質便有知仁之偏見百姓之无知氣禀不同各以其性之近者言仁者只見得發生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流動處而以為知百姓又下仁者知者一等所以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流行而不滞者鮮矣與中庸民鮮久矣義同張彦陵曰見與知從何分别知者從本性上發出靈機見則落于意識了自以為見者既不能知日用不知者又不能見合一之道非君子

不能體其全正偕知仁百姓以影出聖人不是泛論道體

按天台董氏楷所輯程朱傳義附錄自易與天地準起至君子之道鮮矣止為第四章與今本異其言曰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個陰陽繼善成性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禀有偏處分屬陰陽耳存其說俟再攷

顯諸仁藏諸用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傳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黄氏日抄云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徳大業皆指造化言先儒或謂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藏即在顯中顯諸仁是用

之迹藏諸用即仁之心如春夏之生長萬物至秋冬則收斂成實春夏是顯秋冬是藏愚又竊謂顯仁藏用乃一陰一陽之實際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為藏為顯循環无端陰陽互根如鑄者之鼓洪爐要生便生要成便成造化只管鼓自有人來代其憂故不與聖人同憂所謂无心而成化也大業從顯仁來盛德從藏用來至矣哉无以復加之謂盛德大業本是聖人分上事此以贊陰陽非贊天地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黄氏曰林氏造化之德業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是乾效法于乾者即是坤自此以下言卜

筮妙用處愚按自首至末接連八個之謂一氣貫注多承一陰一陽之謂道來盛德大業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地者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道在易者也作易者因陰陽二畫而得乾坤二象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卦者也用易者極陰陽之數以知來道陰陽之變以行事此一陰一陽之道在筮占者也夫孰非陰陽乎又孰為陰孰為陽乎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末句是通章收尾易之精義盡此矣程敬承曰生生之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則有數陰陽消息之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之占也道變道數之變亦易變也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未及畫卦用筮以後事張子厚云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不窮程伊川云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自三以往不可窮矣此是生生之謂易朱子云易有交易變易二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

之相推相感者固生相推者亦生錢田間曰成象謂乾一畫效法謂效乾之一畫以生坤二畫也乾坤奇偶象立而數顯占者占其變也通其變則陽或變陰陰或變陽而九六始有事所謂功業見乎變也胡雲峯曰事之未定屬陽占之已決屬陰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要見陰陽之不測即從兩個一字内看出王輔嗣曰不知其所以然而況之曰神趙震潛曰生生之謂易是一篇關鍵若本節論是造化人物相生之理若無上丈言則繼成之相因知仁之流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無下丈言則法象之相神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一愚人謂陰陽何嘗有意于生生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法之謂坤只是陰靜之極了此氣自抑不住不得不發舒出來及發舒既極了不得不收斂入去生生只是相生只管變易故曰生生之謂易

右第五章

黄氏日抄云此章言道原于天而賦于人愚按通章只是贊隂陽之道觀首尾二句可見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愚按首節統贊易道廣大者極其所至而言推而求之遠則動而莫禦即而求諸邇則静而正邇言静則遠之為動可知天地之間通萬物萬事言備者无所不具无所不包易之所以廣大也此章之旨而語可了易之廣大本乎乾坤乾坤之廣大本乎易簡而已

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凡繫傳所言乾坤皆指奇偶也此節就乾坤二畫而贊其廣大動静者變與未變之分乾畫奇未變則静專變則動直以其朕兆未形一真未散謂之專以其任真而出絕无回曲謂之直坤畫偶未變則静翕變則動闢以其收斂凝固生意不洩謂之翕以其氣機一到通達无凝謂之闢朱子云專直只是一物翕闢卻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乾一而實以質言故曰大坤二而虚以量言故曰廣愚又謂大與廣皆從奇偶中出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中是天包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一之氣是地容得天之氣故曰廣生吳草廬曰陽本實陰本虚也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虚陰反似實今觀天之積氣雖似虚然其氣勁急如鼓能舉大塊于其中而不墜則實莫實于天也地之凝形雖似實然其形疏

通如肺氣出入于其中而不礙則虛莫虛于地也明矣陽實陰虛而聖人所以言乾坤者盡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承上乾坤大生廣生來乾坤者易中之畫也天地得其廣大易之廣大如之四時得其變通易之變通如之易所言陰陽之義與日月相似所言易簡之善與聖人之至德相似朱子云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而一事來對愚按配者相似之意不取配合立義蓋此章又是借天地以形容易之廣大不是相配合而成功用也張衡忻曰乾之大生以資始坤之廣生以流形此廣大配天地也闔闢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復言七日以陽生為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為戒此陰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

俯而就此易知中人以下可企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胡雲峯曰首章言乾坤之尊卑而歸諸易簡此章言乾坤之廣大而亦歸諸易簡總見易不在天地而在人心也黄氏日抄云至德脇巷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至德

右第六章

此章言易道之廣大由于乾坤而乾坤之蘊蓄于奇偶二畫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黄氏日抄鄭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愚按前言繼善成性又言盛德大業多就現成說此章承上文易簡至德說來首句先贊易道之至下言聖人之德業皆從易中出德變易則積而日崇業變易則推而日廣天下至崇莫如天至廣莫如地聖人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則坤之成萬物也天地自有定位聖人從乾坤奇偶而設而易之變化即行乎其中然則聖人效法天地又豈在乾坤二畫之外哉亦就天地所賦之成性而存存不已焉耳存字對發字說所謂未發之性也存之又存性體渾然道義皆從此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乎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易在吾性則謂之道義乾坤為易之門猶性為道義之門得此之謂德修此之謂業悟此之謂知體此之謂禮率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宜

之之謂義只完得一個成性存存本來固有之善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孰能與于此此聖人體易之全功也

右第七章

此章贊易而以聖人之學易明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黄氏曰抄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善其言動也愚又按第一個聖

人有言伏羲者有言文王者若專指伏羲卦象則文王彖辭何无一言之及若是文王則形容物宜乃畫卦時事似與文王无涉今只就文作解賾者多也非雜亂之謂物之形象多矣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以象其物宜擬在未畫之先象則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易之取象者有三如地中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物各有宜得其形而下者正肖其形而上者故謂之象第二個聖人專指周公一卦體要之聚曰會六爻旁通之情曰通昭晰无遺之謂觀典以為經貴守其常禮以為緯貴權其變无所拘執之謂行天下之吉凶皆自動中出聖人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如卦有六爻會其大意則此可通于彼彼可通于此典則為古而不易禮則因時而制宜同一象

也有在此爻則吉在彼爻則凶者繫辭所以斷也故謂之爻卦象即是爻象今分而言之者合諸一卦則爲象散之六畫則爲爻也前段不重畫卦重在畫卦本于陰陽後段不重繫辭重在繫辭本于一理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黄氏曰抄云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菴獨以爲雜亂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與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愚又按言者聖人之繫辭惡厭也亂淆也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爻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賾之至處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謂不厭其多也動之至處有至靜者存所以不可亂謂不患其淆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先儒謂擬有倫比詳度意議有商確裁定意愚又謂爻象自無言動擬議亦非分屬總要見聖人心神涵泳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時然後言即是擬而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而後動人第見聖人之易千變萬化而孰知其變化由擬議以成學易者可不擬而言議而動乎以下七爻乃夫子擬議之辭一爻只作一事說程沙隨曰鳴鶴在陰擬易而為言藉用白茅議易而為動餘皆發明言動變化之義不必求于深遠

胡雲峯曰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蔡伯静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之居室即在陰之義出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子和之義張彦陵曰户之運在樞矢之發在機樞運而户必開機發而矢必遠以況言行之加民見遠也言行一發榮辱係焉應在人而感者在已故曰主不但榮辱也推而極之可以動天地安得不慎所以貴擬議而後言動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遽卷同一意心同故也愚按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斷金言其琢磨之工斷先號說如蘭言其臭味之合斷後笑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蔡節齋曰凡天下事過則有失惟過于慎則无所失
愚按苟者輕忽之意慎者鄭重之意錯諸地則為苟藉以茅則為慎薄莫薄于茅重莫重于藉在用之何如耳惟其慎故用可重此視躬處世之善道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繫其德之厚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勞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德愈盛則禮愈恭矣俞玉吾曰存位猶乾九三之存義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敢踰越非是保其祿位而強為此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云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愚按持盈之道貴變而通之以時前四爻舉以為法後三爻舉以為戒似非重出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先儒謂密字即退藏于密之義謂吾心一念之微也愚按夫子于節初爻云知通塞以行言也此又另作

一辭亂猶禍也即下文失臣失身之類戶庭與階皆假借之辭言語者一身之戶庭不出者慎密之意非不言也不輕出耳唐高宗告武氏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而害成也聖人雖甚易簡亦甚慎密第與陰謀權詐殊耳世人不知以慎密為機械所以敗事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蔡虛齋曰知盜猶云知盜情也楊誠齋曰司馬氏之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之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代之盜也知教奪代者之盜故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項平菴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忌盈戶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惕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愚按注疏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其臭如蘭止為第六章以擬用白茅至末為第七章程氏以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成其變化為一章吳草廬則別出下七節附于文言傳而獨存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成其變化九十五字自爲一章熊勿軒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五十六字與後重出故欲去此五十六字而移置後三十九字于第十二章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之上諸儒分章不同今從本義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愚按韓康伯以此節居第十章之首漢書律歷志在天數五之上程傳依之移冠第九章黄氏日抄謂始于朱子似失考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

張雨若曰須知此章不是推畫卦源頭乃是明蓍數本末姚承菴曰首兩節從圖上說天地之數下言大衍正見蓍策之數本天地來程敬承曰圖數只陰陽蓍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愚按以上八章皆言象至此方言數天一地二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即河圖之數聖人因之得揲蓍之法者也一三五七九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五也五位河圖之上下左右中央方位也相得者一對二三對四六對七八對九五與十對乎中央也各有合者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皆奇偶相配也積一三五七九為二十五之奇數五其五也積二四六八十為三十之偶數六其五也合之凡五十有五而揲蓍之法在其中十變萬化皆從五數出此所以三字總承上文八句來張敬夫曰月令所謂草木乃茂草

木黃落之類可以歷數推而得之此天地之數所以成其變化也所謂其神句芒其神祝融之類各司其時各治其職此天地之數所以行乎鬼神也王臨鄉曰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說遂以五行解經不知周子云云是論五行生成之序非為天地之數設也謂成變化之在水火木金土者不過據五數而為言耳非謂五行因變化而成也鄭孩如曰變化二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機言不可以生物言愚又謂此章所重在蓍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只是贊蓍

又按程傳云由象以知數數蓋謂數不在象外也曰五曰十數也五奇十偶象也聖人以數定象象惟奇偶重之盡于六十四卦數有九六其變至于四千九十六卦卦不自變因蓍而後變也蓋河圖之數聖人因

之以揲蓍故下文繼以大衍之數

又按本義于乾卦言陰變陽化至此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云云則又謂陽變陰化與前說不同未得其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歐陽永叔云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後世用以占筮孔子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者為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夫六爻之爻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學者專其辭于筮占猶見非于

孔子況演其辭而執其占法歟蘇子由云大衍者敷衍天地之數而取其五十用于揲蓍非天地之全數也歸震川云大衍者所以求卦也愚按所云五十者即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是也大衍者自一至十百千萬皆從此推出也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凡蓍草五十莖莖之初右手取一策反于櫝中虛其一而不用韓康伯所謂易之太極也其入用者只四十有九而已蓋天地之數始于奇大衍之數則以奇為用其用二字直貫到末分二者隨手分蓍莖半置左半置右象兩儀之對待也掛一者懸一莖于左手小指間也三者三才也左為天右為地所掛之策象人故曰象三揲四者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處以左手四四數右手之策以象四時也奇者所揲四數之餘策也扐者勒也四四之外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第四第三指間右手

者歸之策三第二指閒而扐之也象閏者所歸之餘策象日之餘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矣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策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後不可不掛也以上言揲蓍取卦之法如此

程氏大昌曰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无不入用則雖去之无欠也其意以為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自不與揲數之數矣及其揲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无欠也此蓋以象數言易于有爻之後而不知推象數以求易于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虛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大天地得此之生于太極也其象在蓍則分一為二是

其形容矣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揲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揲之內及其分一揲以為兩揲則一已生二而一遂无見聖人于是即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既不以揲又不循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總无為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此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又曰諸家多言蓍以七為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總以及數變皆无以七為祖者獨有七為少陽因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為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為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他數也顧獨于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本也愚按蓍以七為祖之說今揲蓍家所不言存以備攷

歸震川曰四十有九得用處在掛一掛一得用處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愚竊按掛一之妙只在第一變若第一變不掛一則四揲兩手之策而歸其餘但有奇而无偶矣至于第二變第三變除去第一變掛扐之外其策數奇偶本自均齊掛亦奇四而偶八不掛亦奇四而偶八但不掛則无以象三故所扐之後仍須掛耳

愚又按揲蓍法郭子用過揲之數朱子取掛扐之數孔疏云乾坤之策為老陽三十六老陰六十四所用者過揲之策也今觀下文以乾坤之策當三百六十之期而以歸奇之數象閏則正用過揲餘用歸奇可知矣歸奇于扐猶歸餘于閏也若用掛扐似合正而取餘矣竊疑後世何以廢郭法不用吾鄉徐按三云後人揲蓍取掛扐之數不用過揲之數者厭煩從簡也蓋三掛三扐之策孰奇孰偶取覽甚便若用過揲

之數則必取揲過者積數之未免煩矣其實聖人立法以過揲為主如歷法最重閏月然未聞紀歲者專紀閏月此後人從簡之故耳又如揲之以四者兩手之策皆當揲也今人于掛一之後但揲左手之策以歸其餘右手之策不揲而徑歸其餘則非但右手之策不象四時且左策歸奇與右策歸奇一時並扐是

前閏與後閏相接不待五歲而後再矣亦後人從簡之故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策即蓍也乾坤之策老陰老陽過揲之數也乾九坤六以四營之乾一爻得四九三十六坤一爻得四六二十四乾每爻得三十六則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坤每爻得二十四則六爻得百四十有四合成三百

六十爻適當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也胡雲峯曰前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過揲之數象歲之周呂與叔曰六十四卦統計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六十者去乾坤坎離二十四爻而言也郝仲輿曰卦之始畫有陰陽之象而无老少之名焉因說卦父母男女而分老少但說卦所謂男女者以卦畫奇偶乾坤相交而言筮法所云老少者以蓍策過揲之數而言非伏羲畫卦本法也伏羲畫卦奇偶相排乾坤交錯則謂之變筮法則此爻變彼爻此卦變彼卦老變少不變故卦只用九六筮則兼七八以為九六之升降非七八則二老无頫變之理无老少則變與不變无由分故以九六象父母稱老以七八象六子稱少三百八十四爻凡陽皆乾凡陰皆坤故夫子但言乾坤之策不及六子周公爻辭但用九六亦以此

愚又按歴法用籌算以竹為之亦謂之策隋書曰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二枚成三觚

乾之策也負策四庶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具數亦適與易合可見易道无所不有存此以備參攷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上下經也陽爻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就本義作解如此愚又按二篇之策以蓍法推之皆老陰老陽之數也今取陽爻百九十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取陰爻百九十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但九六有象而七八无象少陰少陽之數即隠于老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偶皆同凡策者欲取

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耳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營經營也四營即上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成易謂一變也三變而成一爻十八變則得六爻而成一卦矣八卦而小成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愚竊謂此句乃承上起下之辭孔疏云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于大象畧盡是易道之小成蓋謂十八變中掛揲歸奇畧盡八卦之象即唐一行所云十八變之間有八卦之謂也細玩語氣此句當連下文讀言一卦十八變之中雖具八卦不過小成而已未足以盡天下之能事也惟引此小成之法而伸之人觸此引伸之類而長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天下之能

事畢矣若謂九變而成三畫方得內卦則上文明明說十有八變內外二體已具矣不應下文又說到內卦只為朱子將此句屬上文讀了疑其既云成卦復云小成故以內卦當小成之義耳鄭鵬海曰謂八卦而小成是九變既言十八變却說回九變語氣似倒鄙意四營二句自一變直說到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到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先儒已有此論非末學一人之臆說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胡雲峯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者微顯也蓍與卦可以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愚又按筮占雖極數之事然數出于天地天地不得而知數衍于聖人聖人不得而測道因蓍而顯德行以蓍而神明可以酬酢乎人而決其疑幽可以佑助乎神而代之言此蓍之所

以成變化而行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潛解曰聖人論天地之數而終之以行鬼神論大衍之數而終之以神德行佑神神神者一也惟一故神思又謂夫子恐人泥于數故終舉而歸諸道言筮非術數之學乃天地間自然變化之道變化者神之所為也知道則知神矣

右第九章

此章言聖人因河圖之數而得揲蓍求卦之法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黄氏曰抄以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一節冠第十章之首今從本義易道不外辭變象占四者聖人用之以言動制器卜筮則為聖人之道而易无不有焉四個以字多從用易者說尚者取也程子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何閣儒曰用易以言吉凶則取諸辭用易以規行事之動則取諸變卦爻之中各有取象用以制器則可以盡創物之智卦爻之設以前民用用以卜筮則可以得前知之明胡雲峯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用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愚按夫子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伊川止尚其辭康節止尚其象京虞郎顗諸家止尚其變朱子止尚其占謂之非易不可謂之聖人之道似皆舉其一而未得其全也胡廷芳有云

易之十翼凡以發明性命道德之蘊于是易始不徒局于象數卜筮之粗而實有至精至變至神之妙天下由之以究三才之道而盡事物之情不假卜筮自足為吉凶之前知矣折衷先儒之說此數語盡之

先儒或以此章承上章揲蓍而言上但言蓍策變化之數尚未及用蓍此言所以用蓍之道象變辭占皆指揲蓍時所得言非泛指全經中所具觀下文多是贊筮占其義亦通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石經作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首節無言動制器卜筮以見易道所包者廣此節言筮占之事而言動亦在其中有為有行動者尚其變

也問焉以言言者尚其辭也以言本義在人發言上說愚竊謂即下文所云命也自筮者皆蓍曰言自蓍受筮者之言曰命其受命至來物一氣貫下總見響應之速而周遠近時地也幽深天道也來物吉凶也謂蓍受筮者之言其應如響未來之事无遠近幽深皆知之至精合辭占說以其非術數之粗故曰至精

本義云此尚辭尚占之事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本義云此尚象之事愚按參伍以變先儒之說不同今取來氏易解其言曰揲蓍法本于河圖圖以中數為尊一化兩由中而分一居中左右不離中而成三三居中左右不離中而成五五居中左右不離中而

成九五以三為中九以五為中一分二為參三互二為伍參之伍之交互以觀其變也變乃象之未定者參伍只以一變言下文通其數則三變而成一爻極其數則十八變而成一卦而總不外乎參伍之說三五為十五五乃河圖中數故數之相倚者不曰參伍則曰參兩三與二倚曰參伍一與二倚曰參兩倚用中法也錯綜其數據掛揲後而言程沙隨曰綜如織婦之用綜合衆經相間而上下之也本義云錯者一左一右之謂綜者一低一昂之謂揲蓍求卦之事變者數之未定陰陽老少隱躍而不測故曰參伍以變數者變之已成錯綜之時奇偶多寡秩然而可數故曰錯綜其數首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其變者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變成初二三四五上剛柔相雜之爻老少不出乎二象故曰天地極其數者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動靜實該乎萬有故曰天下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程

敬承曰天地間陰陽本无定位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不待湊掇安排而文始成象始定也至定是贊占之法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黄氏曰抄此章言易之神主蓍龜而言所云无思无為者亦言蓍龜无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為者訛也愚竊謂易當專指蓍卦不必兼龜言上文言天下遠近幽深之理多具于蓍卦中聖人既以盡其用而蓍卦之體則无思无為象在畫辭在策蓍未變占在櫝本寂然而不動及揲蓍以求卦則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其寂其感皆无心也非天下之至神乎精之至變之至便是神非至精至變之外别有所謂至

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愚按上丈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于此到此節重提夫易二字見得與于此者惟聖人能之也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極深以義理言研幾以事變言此聖人作易之本領惟其深也故以我之先知達彼後知以我之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也故未亂知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憫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煩擬議之久不見有為之迹神不在深與幾之外然非以

聖人而極深研幾則不能至于神也
上節神字贊筮卦此神字贊聖人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愚按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皆論占事末句仍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蓋極深研幾聖人全體皆易而後辭變象占自聖人用之則為聖人之道聖人之所有皆易所有聖人之神寓于辭變象占而易即因之以為神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上章言蓍數變化歸之于神此承上章推本于作易之聖人亦歸于神見蓍所謂神者乃聖人之神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愚按承上文筮占說來前章言蓍而未及卦此則合蓍與卦而言首四句贊易當兼蓍卦說下三句言聖人因卦以用蓍如斯而已不是言易道僅止于此言必如此方纔休歇也天下之物蒙昧未明易示以吉凶之故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務有始者未必有終易斟酌從違之宜趨吉避凶首尾完足故曰成天下之道上自造化氣數下及人心謀慮千條萬緒自卦象一設都收拾在裏面不須逐項分晰自然纖悉无遺故曰冒下三個以字要重看易能開物聖人用蓍以通天下之志易能成務

聖人用蓍以定天下之業易冒天下之道聖人用蓍以斷天下之疑通章連稱是故是以无所承接總以開物成務冒道為綱領而贊易卦之用耳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子謂此言聖人作易之本胡雲峯曰此以蓍卦爻之理而言愚竊謂此言用易非作易也亦不必添出理字蓍用于卦未定之前惟變所適運而不窮故曰圓圓則不可測故曰神卦成于蓍已定之後各有其

體止而有分故曰方方則可率而擬故曰知六爻具于每卦之內具義本非奇險故曰易易則明以告人故曰貢蓍卦言德爻獨言義者義德之制也聖人以此蓍卦之德洗濯其心其未揲蓍也退藏于密鬼神莫窺其際即蓍卦之寂然不動也及其揲蓍也趨吉避凶物同歸一體即蓍卦之感而遂通也如此則聖人之神同于蓍德未來之吉凶已兆于布策之先聖人之知同于卦德既往之得失俱藏于卦爻之中聖人與蓍卦直无分彼此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神武不殺本義謂得其理而不假其物薛敬軒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愚竊謂蓍卦乃聖人所設聖人即聽命于蓍卦所以聖心本神本知卻不自用而用蓍

卦之神知與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相似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愚按此節言聖人之用蓍承上文說來聖人之神知與蓍卦同故能明天道以察民故故猶事也明之察之非用蓍不可神物指蓍言生蓍者天地也用蓍者人也有蓍而不能用則蓍廢矣聖人始興而用之前民猶云先導以身先之使民咸用也齋戒與上洗心相應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聖人于蓍敬而信之又不敢褻用故用之而其德乃著然則蓍德之圓而神由聖人之神而明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先儒于此節有主揲蓍言者有主立卦生爻言者有主譬喻言者今並存之胡雲峯曰此章本義以為専言卜筮若從卜筮說闔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蓍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蓍之通見而為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為剛柔之爻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為卜筮以教人是為揲蓍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為利則為用蓍之神此立卦生爻揲蓍之說也余息齋曰聖人偶有觸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矣余德新曰一戶也闔即為坤闢即為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戶之可見為象戶之有形為器制而用之則曰法千萬世由之而不知則曰神觀天地則闔書與得諸此戶无與也瞿塘來氏亦將戶字自首到末謂百姓見易之神明以為深遠難知故夫子取戶以譬之而易理已在目前矣此又一解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吳因之曰前後俱言卜筮中間突然提起畫卦之事者蓋卜筮全憑卦畫惟八卦中原有預定之吉凶所以能形見于揲蓍求卦之際憑竊揣其說而解之上言聖人用蓍此節歸重在聖人畫卦非蓍則卦不行非卦則蓍不立卦乃蓍之體易有太極非易外有太極也乾坤未列无象可見故謂之太極邵子所謂畫前有易是已自其含蓄而言曰有自其根柢而言曰生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伏羲畫卦時初作一奇一偶以象陰陽于奇上再加一奇一偶于偶上再加一奇一偶兩儀以象天造地設不假安排而八卦生焉八卦便相上下而為六十四卦皆遞升而倍之程子所云加一倍法朱子所云作易自然之次第是已

凡繫傳所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定吉凶通天下之志也生大業成天下之務也此一節總是說設卦為揲蓍之本先儒或指卜筮者兩儀即第一揲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再揲而有四象三揲而有八卦所謂四象者即六七八九愚竊謂揲蓍法第九章已詳言之矣此處言畫卦而揲蓍之序亦在其中則可專以揲蓍言則不可又按无極之說先儒聚訟紛然只為通書多了无極而太極一句此夫子所不言者也老少之說從布蓍起謂老變而少不變也在畫卦之初安所見其變不變而謂之老少哉只從父母六子之說為是此夫子所已言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荀悅漢書引易立字下有

象字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義與懸同

本義疑立字下有缺文亹亹猶勉勉也楊誠齋謂六者皆聖人之大業來矣鮮曰上文闔戶一節以易之理比諸一物之小者此以天地之大者言之小而同諸一物之小大而同諸天地功用之大此易所以冒天下之道也徐進齋曰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說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說胡雲峯曰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備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蘇氏易傳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未通蓍龜決之愚按此節要歸重在聖人及蓍龜上

蓍龜是前民用事離不得聖人定吉凶成亹亹處離不得備物制用又按龜為卜策為筮前言以卜筮者尚其占故此亦無言蓍龜其實易所用在蓍不在龜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節承上蓍龜來神物無蓍龜說末句圖屬蓍書屬龜今專就河圖作解朱子謂此四者聖人作易所由也胡庭芳曰神物作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數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愚按注易之家自漢唐以下經數千年未有列河圖于易之前者朱子以河圖為作易之由故創此例

今据繫傳攷之竊謂河圖之數聖人乃因之以用蓍者也本義于第九章謂大衍之數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得之則朱子固以河圖為蓍數所從出矣至本節首云天生神物末云河出圖明明蓍先而圖後天生蓍以為易用河出圖列象以示蓍之用聖人則之者因圖象而立揲蓍之法耳所以下文言易有四象在易為陰陽老少在圖為七八九六聖人倚圖之中數用蓍衍之參伍錯綜以盡其變而卦爻與圖遂相為用而不廢若論圖象五十居中一二三四為位六七八九為數止有四象何嘗有八卦似難指為作易之由果若河圖為作易之由夫子何不云觀河圖而畫卦而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乎夫因圖畫卦其說出于緯書春秋緯云河圖龍發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鼂公武讀書志曰緯書僞起哀平間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

之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自苻堅之後其學始絶周子通書第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无一語及河圖者程子云无河圖八卦亦須畫歐陽永叔深以龍馬為不經陸象山謂河圖屬象非作易之旨表樞仲與朱子書亦疑河圖為後人僞作陸庸成曰此言蓍法生于河圖之數朱子獨信緯書之說所謂先天圖者與說卦傳第五章方位全不相同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此與納卦家以八卦納入洛書者何以別乎歸震川有言曰河出圖洛出書此大傳所有也通乾道坤天苞地符之文非大傳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雖自以為无所不通然有易則无圖可也餘詳河圖說中

愚又按宋儒有据尚書顧命篇天球河圖在東序以闢龍馬負圖之說者謂天球玉也河圖與天球並列當亦玉之有文者爾其說似近之吳草廬乃謂河圖自一至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若星象

故謂之圖erm如所言則自伏羲至周已闕數千年馬毛之脫落久矣尚堪與天球並列耶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伏羲畫卦由四象而生八卦此時但示人以意而已至文周始繫卦爻之辭以明告之而定其吉凶斷者斷天下之疑也結句與首節相應

張彥陵曰此章說者紛紛多因本義專言卜筮一句把闔戶一節謂詳蓍龜始末太極一節為卜爻立蓍龜之體法象一節為蓍龜達卦爻之用天生神物一節為蓍龜之生原于造化易有四象一節為蓍龜之用利于天下又有以闔戶一節為蓍龜與圖而立卦生爻者又有以法象一節天地為兩儀日月四時為

四象八卦定吉凶成亹亹為吉凶大業者牽強穿鑿多是欲歸重著龜上去看來未然大抵此章合著卦而言之贊著龜之大正是贊卦爻之大也故章末畢竟把卦爻結局章中三大段一段贊著一段贊卦首未贊聖人言卦言爻言象多是發上章言著之所未備

右第十一章

黃氏日抄云此章言易之用愚又謂此章因卜筮之功用推原畫卦之由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云釋大有上九爻辭義然在此處无所屬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先儒或云此節當連前章第二章言繫辭焉而明吉凶結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八卦定吉凶亦結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論事之勢變吉一而凶三論事之極頭則无凶而有吉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兩子曰字疑衍其一愚竊謂兩個子曰上似問下似答乃夫子自為問答之辭易學曰上章言聖人以神明作易此章教學者以神明讀易也愚又謂以上數章辭言易書中間數辭占象變蓍卦之妙至此

將一言字包括之謂易書之意非言所能盡然則聖人二句振起下文五句聖人非不欲正言也言大則遺小言貴則遺隱凡言所不能盡者惟象為能盡之故立乾坤二畫之象以盡其意而盡情偽盡言盡變盡神都從立象中出接連五個盡字見聖人于易之精微發揮无餘如此吳草廬曰有象有辭而无變通則易為凝滯之物不合于用于是作十八變之法卦爻之間陰陽彼此相通則其用愈廣而可以盡利矣以變得占以定吉凶則人知趨避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舞作辭容自然而然所謂神也立象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愚竊謂此節重在聖人立象以盡意一句聖人之意不盡于言而盡于立象此聖人妙于以象為言也因而設卦因而繫辭言未嘗不盡但所言者象也象之所以然者不言也雖不言而卦之變通以盡利辭之鼓舞以盡神凡聖人所欲言者又未嘗不盡乎此是則立象果足以盡聖人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于上文立象只主奇偶二畫言後儒乃有概指六十四卦陽奇陰偶者愚竊按此節乾坤二字亦是就奇偶二畫說承上文而言象足以盡意而立象自乾坤二畫始然則乾坤其易之緼邪緼含蓄也二畫中含六十四卦自一陰一陽成列則易立乎中而可見若有陰无陽或有陽无陰而乾坤不成列則易不可見立者附著之義毀者奇偶不成列也乾坤豈有成毀哉本義曰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則變化不行楊誠齋曰乾坤二畫乃六十四卦之輿府三百六十四爻之寶藏毀立二字言乾坤與易不可相无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黄氏曰抄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愚竊謂此夫子之妙于言象也分道與器象在其中矣自道而象象而形形而器惟器有形惟道无形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擬議于上下之間者象也言之所不能盡者形上之事也設卦繫辭以盡其言形下之事也有象則道不墮于无器不滯于有二句中隱然有象字在化是以漸而移變是全體改換聖人化而裁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推字有二義一者因其自然一者漸次不廹循是以行則理无有礙勢无所阻故謂之通以此變通之道舉而措之天下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哉

張彥陵曰乾坤二節結上文立象盡意之義說者泥變通盡利句在蓍策上說遂把乾坤做二卦看而以易立乎其中作蓍策變化化裁推行亦多從蓍策上說不知本章以立象為主象不足然後卦卦不足然後辭與蓍揲

全无干涉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云重出以起下文顏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意而後得象得象而後得文愚按此處加是故夫象四字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與前篇不同乃是要人體認立象盡意處上

言立象可以盡意似无待于卦爻然天下之人觀象而得意者少不得不藉卦爻相闡發此正中言文周所以盡言之故人當由辭以得其意耳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胡雲峯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愚又謂卦從極賾而來故極賾者存乎卦辭從鼓動而來故鼓動者存乎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愚又謂前云謂之變通此云存乎變通前之

化裁推行作易也此之化裁推行用易也六存字一層深一層存乎卦存乎辭者實指卦與辭之功用也存乎變存乎通則用易之變通而不徒聽夫易之變通也存乎人存乎德行則用易之本領而卦辭變通之所由以神明者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張待軒曰神明謂明不在見解黙成謂成不在知識不言而信不待抱著問易而信其理之不誣胡雲峯曰自形而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蓋欲學易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存乎辭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言之所能盡哉得于心為德履于行為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身心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右第十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

周易玩辭集解卷九